



果戈里著  
之江譯

續  
死  
魂  
靈

譯者書店出版

## 第一章

爲什麼揭露我們的平凡生活和我們可憐的缺點：——從荒野和國內最偏僻的地方掘出人物來呢？如果作者的性格是這樣的，如果他對自己的缺點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他的能力在於揭露我們的平凡生活：——從荒野和國內最偏僻的地方掘出人物來，那有什麼辦法呢？且說我們又到了荒野，又跑進了一個邊僻的地方；然而又是怎樣的荒野和怎樣的地方呀！

八百多哩起伏的山岡。好像要塞的，龐大的壁壘一般，牠無邊無際的矗立在平原上。這裏是一個黃色的懸崖，牆壁似的，有着山澗和深谷的；這裏是一塊碧綠的，圓圓的草地，披着羊毛似的鋪着嫩葉，——從枯樹的殘枝上生長出來的嫩葉；這裏是一帶沒有砍伐過的，黑鬱鬱的森林。在高岸上傾瀉着的溪流，循着山岡蜿蜒的繞過了整個的山野，有時候索性離開牠而闖進了草地，然後流了幾轉，在日光下發着火一般的光，沒入樺樹，白楊和赤楊叢中；後來勝利的奔騰出來

，有隨時隨地在追趕着牠似的許多橋樑，水車與隄防相送着。

有一個地方，險峻的山地比其餘的聳起得高一些，而且是徹頭徹尾的籠罩在茂密的綠蔭下。這裏什麼都集在一起；楓樹，生在低窪的楊柳，金雀枝，樺樹和忽布交錯的山岑。這裏看得見農舍的，紅色的屋頂，藏在牠背後的草棚的尖端；一宅私邸的上部，以及高過這一堆樹木和屋頂的一座舊式教堂；牠聳起了五個輝煌的，椎圓形的屋頂。在每一個屋頂上，用雕花的金鏈縛着一隻雕花的，鍍金的十字架。因之遠遠一望，閃閃發光的金器，好像是懸空掛着的。這一堆樹木，屋頂和教堂完全倒照在溪裏；在哪兒，如畫的，多年的弱柳，——有的生在岸上，有的就長在水中，——把牠們的枝葉浸入溪裏，好像在凝視着牠們有生以來所處異不置的景象。

這是十分綺麗的風景，然而從私邸裏望到平原和遠方，那風景還要綺麗得多。沒有一個賓客或拜訪者，能夠站立在陽臺上而不被牠打動。他的心裏起着一陣激動，祇好叫喊道『優美，風景多好！』陽臺下展開着一片無邊無際的廣野。越

過幾畝點綴着叢林和水車的草地，就是碧綠的，深藍的，一簇一簇的森林，波浪似的，烟霧似的，彌漫着遠方。越過森林，透過朦朧的雲園，就瞧得見黃色的沙土。越過沙土，在遠方的地平線上，起伏着一帶粉白的山岡，閃閃的發着白光，連陰天都是如此，好像由終古常新的日光照耀着的一般。深褐色的斑點隱隱約約的散佈在山脚下。這是遼遠的村莊，可是目光簡直辨別牠們不出，祇有一座金黃的，教堂的尖塔，像明星似的發着光，顯露出哪兒有個人烟稠密的大村。這些都籠罩在不斷的靜寂中，連洋溢在空中的，依稀可聞的，飛禽的歌聲都不能打破。一句話，站立在陽臺上的拜訪者或賓客頗難不為所動，領略了一兩個小時之後，又會像第一次那樣的叫喊起來：「嗶嘰，風景多好！」

誰住在這一個鄉村裏呢？牠好像一座無法攻破的要塞，是不能夠從正面走近去的，祇可以由側面到達：——沿着牧場，稻田和後來經過一簇橡樹，——美麗的點綴在碧綠的草地上，——而一直走到小屋和私邸的。誰是這一個鄉村的住戶，居停和地主呢？這一個邊僻的地方屬於那一個幸運兒呢？

屬於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替田尼柯夫，一個特萊瑪拉漢斯基省的地主，一個三十三歲的未婚青年，就職位講，一個六等書記官。

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替田尼柯夫是那一種人呢？他的性情怎樣呢？他的資質和品格怎樣呢？

當然，我們應該詢問他的鄰人。一個屬於退伍軍官，龍鍾的嚴正者一流的人，用一句譏諷的說法——『一個平常的畜生，』——把他概括起來。一位住在七八哩以外的軍官說：『這個青年並不是一個馱子、不過腦袋裏的觀念太多，我或許可以幫助他，因為我在彼得堡……』軍官並沒有說完他的意見。警察廳長批評說：『不麼，在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上，他的位置是既可鄙又可賤的，明天我還得到他那邊去催繳欠稅哩！』如果有人問到村裏的農奴：他的主人像那一種人，他並不作答。其實，一般人對他的意見，是於他不利的多，於他有利的少。

然而在他的生活和舉動上，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壞的，——他祇是庸碌的過活吧了。既然世界上庸庸碌碌的人們並不少，為什麼替田尼

柯夫不該庸碌的過活呢？

幸而這裏的幾句話就是他一整天的紀錄，讓讀者自己去判定他的品格吧。

每天早晨，他醒得很晏，並且會在牀裏坐上好久，儘管擦着眼睛。牠們不幸是怪小的，因之，擦起來就要許多時光。這之間，他的傭人宓海羅一徑站在房門口，手裏捧着面盆和毛巾。這個可憐的宓海羅要守候上一二小時，然後跑到廚房去，再行跑回來，——而他的主人仍舊坐在牀裏，擦着他的眼睛。後來，他總算起身了，梳洗之後，披上睡衣，就跑到客堂裏；到哪兒去進茶，咖啡，可可，或者還進些牛奶。他每一種都喝一些，胡亂的撕着麵包，並且到處留下了醒醒的烟灰。他會在早點上化費兩小時，而且這樣還不够，他還會拿着一杯冷茶，跑到正對着庭園的窗口。窗前每天演出着這樣的一幕：

開始時，鬍髭滿面的司酒葛烈戈利，用下列的言語叫罵着女管家潘斐爾耶維納：『你這個賤貨！你這個無用的東西！你還是不要響吧，你這個討厭的女人。』

『無論如何，我不會聽你的命令，你這個好飲的酒鬼！』無用的東西——或

稱潘斐爾耶維納，會呼喊著回罵。

「沒有人跟你和睦，你同膳務員都會鬪嘴，你這個管棧房的廢物，」葛烈戈利叫罵道。

「是的，那膳務員跟你一樣，也是一個大大的賤骨頭！」無用的東西大聲呼喊著，想使全村的人們都見剋，「你們都是酒鬼，浪費主人的物事，你們這兩隻無底的酒桶！你們以為主人不曉得嗎？呸，他就在那邊，統統都聽見。」

「主人在那裏呢？」

「不是麼，他就坐在窗口，統統都看見。」

真的，主人就坐在窗口，統統都看見了。

爲了湊滿這一幕，一個剛纔被做母親的打過耳摑的孩子，正在放聲大哭；一隻蹲伏在地上的獵狗可憐的作着哀鳴，因爲厨子剛纔從廚房裏探頭出來，用滾水把他潑了一身。嘈雜的，喧嘩的聲音令人聽不下去。他們的主人統統都看見，統統都聽見，然而直到這些鬧得非常難受，連什麼都不做的他也受了妨礙的時候，



這才差人出去，叫他們稍爲靜一些。

大約在午餐之前的兩點鐘，安徒爾·伊凡諾維支跑到自己的書房，嚴肅的從事工作。他的專業當然是非常嚴肅的，牠在於考慮一部著作；這一部著作，他已經不斷的考慮了多時。牠是從每一種觀點：——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來處理整個俄羅斯解，答她所苦惱着的各種難題和懸案，而且明白的斷定牠的偉大的將來：一句話，這是一部取材廣泛的著作。可是直到現在，牠還沒有越過思索階級：筆頭禿了，大意出現在紙片上了，然後什麼都推在一旁；另外拿起一本書來，一直看到午餐時候還不放落。他一邊喝着湯，喫着蔬菜和炙肉，一邊看着這本書，甚至於用布丁的時候還是看着書。因之，有幾盆菜冷卻了，有的沒有嘗過就搬開了。隨後喝了一杯咖啡，吸了幾筒煙，接着獨自下了一盤棋。此後直到晚餐時候，他做些什麼，實在是難說的，我以爲簡直是什麼都沒有做。

這個孑然一身的，三十三歲的青年，就在廣大的世界上如此消磨着他的光陰，領帶也不繫，著着睡衣坐在家裏。他並不出去尋樂，並不散步，連跑到樓上去

眺望遠方和風景都不高興，也不想打開窗戶，放進新鮮的空氣；至於那些可愛的風景，——沒有一個拜訪者能够望着而不感愉快的風景，——在這位地主看來，好像是並不存在的。

從這一段紀錄上，讀者可以想到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替田尼柯夫屬於這一類人，——俄羅斯所多着的，被稱作有閒者，惰夫，懶骨頭等的。這些人物是生成如此的，還是由於生活所造成的，這是另一個問題。我想：與其回答牠，不如敘述一下安徒爾·伊凡諾維支的童年時代和求學的故事吧。

就一個少年而言，他是聰明而有才能的；不但活潑，而且富有思想。由於一個幸運的或是不幸的機遇，他被送入了一所學校，這所學校的校長——雖則有些偏僻的地方，——卻是一個舉動不凡的，非常的人物。亞歷山大·彼得羅維支有看透俄國人性情的天才，而且知道用什麼言語誘導他。從來沒有一個少年垂頭喪氣的離開他；相反的，即使受過最嚴厲的責罰，他也覺得振作起來，急於改掉自己可賤的或是不好的行動。在外表上看來，他的一批學生都是非常活潑，非常活

潑的；他們的舉止都是自由而放縱的：人們竟會把他們當作無人管束的，沒有秩序的隊伍；但是那個人卻想錯了。在這個隊伍裏，一個人的權力是够大了。沒有一個少年——無論他是怎樣的胡鬧或頑皮，——不會自動的跑到校長地方，招出自己的惡作劇。他知道他們腦際所起的每一個念頭。他處理每一件事情的方法都是不平凡的。他慣常說：最要緊的事情就是鼓勵志向，他把志向稱作使人上進的力量，——少了牠就沒有使人活動的動機了。對於許多種胡鬧和野性，他絕對禁止牠們。在童年的惡作劇中，他看出了性格發展的初步；認識了隱藏在孩子身上的東西，猶如一個老練的醫生冷靜的觀察着暫時的病徵，觀察着發出在身體上的斑疹，而不想制止他們，祇管專心致志的注視着，想尋出病人內部所起的變化。

他的教員是人數不多的，大多數的科目由他親自教授。我必須提起一聲：他並沒有用什麼炫學的術語和概括的學說，——青年教授們所引以自豪的術語和學說，——卻能够以三言兩語傳達出功課的真正要點，所以連年紀最輕的都明白他爲什麼要瞭解牠。他慣常說：一個人所最需要的，就是做人的方法；一瞭解牠，

就能够瞭解自己，知道自己應該專門獻身於什麼事業了。

他把做人的方法作為另外一級的課程，對於這一級，他祇錄取自己最有希望的學生。至於天分較低的少年們，他從一年級起就預備讓他們進國家機關了。他說：對於他們，是犯不着多費心思的；如果他們學會了做耐心而勤勉的，不會欺瞞的，不會舞弊的工作人員，那就够了。『可是聰明的少年們，有天才的少年們，卻使我忙壞了多時，』他慣常這麼說。在這個最後一級裏，亞歷山大·彼得羅維支也變成了另一個人。他從第一天起就告訴他們：他以前祇希望他們有些單純的智慧，如今卻期望他們獲得更大的智慧，——不是能够揶揄和嘲弄獸子的，而是能够忍受每一種侮辱，容忍種種愚弄而不惱怒的智慧。在這個階段裏，他向他們要求的，正是別人向孩子們要求的事情，他把這個階段稱作智慧的最高階段。被他稱作智慧的事情，就是在任何患難中保持至高的鎮靜；這一種鎮靜，是人們應該一徑處身其中的。在這一級裏，亞歷山大·彼得羅維支顯示出本人的確瞭解做人的方法。在各種科目中，他祇選出幾科來研讀：這幾科打算把一個人培植成

忠實的國民。大部份的講義在於敘述從事各種職業時，在國家機關裏或是商營事業上所有的遭遇。凡是一個人「在人生之路」上會遭受的屈辱與阻礙，會遇到的危險與誘惑。都被他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一些也不遮蓋。他什麼都知道，正如親自學過每一種生意，做過每一個職司一般。實在的，除了一個可喜的將來之外，他什麼都描摹出來。說也希奇，不知道爲了這個非凡的教師早已鼓動了學生的志向呢，還是爲了在他的睛眼裏有些東西說出了這個詞兒：『前進！』——這個奇異的詞兒會在俄國人身上起着非常神奇的作用，——這些少年們真的找求難做的職司，找求在有一種地方活動，這種地方，剛巧是最難活動的，最需要顯出勇氣

的。

他們的生活可以說是嚴肅的。亞歷山大·彼得羅維支使他們經歷了各式各樣的試驗。他一邊以自己的行動，一邊利用他們的同學，使他們受到痛苦的屈辱；但是經過這一番訓練，卻見他們越發留心了。那些從這一級裏畢業出來的學生是人數不多的，但是那幾個人卻是堅強的男子漢，正如火裏煅煉出來的人們一般。

在服務上，他們立住自己的腳跟；即使處在不穩定的地位：當時有許多人——或許比他們更加聰明，——立腳不住，爲了最瑣屑的煩惱，或是爲了沒有知道事情操在騙子和舞弊者手裏而祇好辭職。可是亞歷山大·彼得羅維支的學生們不僅堅定的繼續下去，而且由於經過關於人物與性情的訓練，卻在貪污者與腐敗者身上行使了崇高的感化力。

但是可憐的安徒爾·伊凡諾維支就沒有福氣受到這種教育。正在他被當作優秀生之一而被錄入最高級的時候，忽然起了一種變故：那個非凡的教師——他稱讚一句，就會使他歡喜得發狂的，——突然得病亡故。校裏的行政都改觀了。接任亞歷山大·彼得羅維支的，是一個叫做費杜爾·伊凡諾維支的。他是方正而仁慈的，然而他的見解卻是截然不同的。他在第一級學生的自由而從容的舉止上看出一些放肆的地方。他開始引用一種表面的風紀，堅執的要青年們保持靜寂，並且說除了成二行而走外，他們無論如何不可以走出去；甚至於着手用碼尺量定第一對脚步與第二對脚步間的距離。爲了外觀上的整齊起見，他依照身長而不依

照智力排定他們的坐位；所以好的坐位都給愚蠢的占去了，而聰明的卻坐在不好的坐位上。這些引起了怨聲，尤其是當這個新校長——好像有意輕蔑前任者似的，——宣佈說：在他看來，一個少年的智慧和他在學業上的成就是無足輕重的；他所獎勵的是良好的品行；如果一個少年成績不好而品行不錯，他情願歡喜他，卻不肯歡喜聰明的。可是費杜爾·伊凡諾維支並沒有得到他所期望的效果。惡作劇祕密進行着，而祕密的惡作劇呢，我們大家都知道，比公開的更加厲害。在日裏，嚴格的風紀是被遵守着的；可是到了晚上，就有各種祕密的宴會了。

在最高級裏，什麼都鬧得天翻地覆。新校長以最好的用意作了各式各樣不合理的改革。他請了思想新觀點新的新教授。他們學問淵博的講述着，並且對自己的聽衆說了一大堆的新術語和新名詞；他們是學識豐富而熟悉新發明的，但是可惜得很，他們的教授法卻沒有生氣。對於剛纔開始瞭解的聽講者，似乎都是死氣沉沉的。校裏的專精都在逆轉。但是其中最不好的，卻是少年們竟對學校當局失去應有的敬意，他們嘲笑校長和教授，慣常以費達加（一）甜饅頭和各式各樣

的綽號稱呼校長。事情糟到這步田地，竟致有許多少年必須開除。

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是性情和順的。他並不參與同伴們祕密的夜宴；也不加入其他的罪惡行爲。這些行爲甚至於褻瀆宗教，——正因為新校長再三要他們不時到教堂裏去。但是他卻懊喪起來。他的志向已經被鼓動了，但是卻沒有活動，他也沒有立身之道。這還是一徑沒有被鼓舞起來的好。他聽着那些在講堂上大發脾氣的教授，而想起自己的老師；他不發脾氣，卻知道智慧的講述方法。他聽到化學的，法學的講話，也傾聽着教授們，當時他們深湛的講到政治學上與人類通史上所有的精微之處。這些精微之處的範圍定得十分廣泛，竟致在三年之內，教授祇能講到幾個德意志城市裏商會的創立與發展史；可是在他的腦際祇留下了亂七八糟的一些渣滓。虧得自己固有的良能，他覺得這不是正當的教授法，但是什麼是正當的教授法呢？他也說不出來。他時常想起亞歷山大·彼得羅維支，而且慣常是十分悲哀的，因為他不知道排除苦悶的方法。

（一）就是費裡爾的難稱



然而青年時代還有着將來。當離校時期逐漸逼近時，他的心臟跳躍起來，他對自己說：『這當然算不得人生，不過是人生的一個準備吧了。真正的人生是在服務上體驗到的；在服務上，方始有偉大的事情可幹。』於是，正如每一個胸懷大志的青年一般，他跑得彼得堡。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熱心的青年們成羣結隊的從俄羅斯的各處地方到哪兒去服務，去顯揚名聲與得到昇遷，或者不過學得些虛偽的，沒有色彩的冷酷的社會教育；然而安徒爾·伊凡諾維支的偉大志向，在開始時就被他的叔父——現任四等官的蓋飛利·伊凡諾維支，——所沮喪了。他告訴他唯一的要緊事情是一手好字，沒有牠，就不能夠成爲一個大臣或是政治家；然而替田尼柯夫的一手字，卻是大家稱作『雞爪寫的，不是人手寫的』一種。受了兩個月的書法訓練之後，靠着叔父的汲行，他總算費盡心機的在某一科裏得到了抄寫公文的職務。當他跑進輝煌的大廳，看見紳士們坐在亮得發光的檯子前，側着頭，以隱隱作聲的筆尖抄寫着的時候；當他坐到他們旁邊，面前放着一份待抄的公文時；他感受到一種非常奇異的感覺。一時裏，他覺得自己好像在一所

小學校裏，溫習自己的小學教科書。在他看來，坐在自己周圍的紳士們活像小學生，其中，有的看着夾在闊大的公文紙裏的小說。裝着忙於工作本身的樣子；同時，每逢科長進來的時候，他們就喫了一驚。求學時代忽然像一所永遠失去的樂園似的出現在他的面前：他的學業似乎比這種可賤的抄寫工作高尚多了。照現在看起來，服務的準備工作比服務本身勝過許多。驀地，他那無比的，可欽佩的，沒有人能够接替的老師生動的浮起在他的腦際，他的眼淚也突然從眼睛裏湧了出來。房間旋轉起來，檯子變得模糊，同事們也成了漆黑的一團，他幾乎昏了過去。「不，」當他神志恢復的時候，他想：「我必須安心工作，縱使初看起來，牠是怎樣不足道的！」鼓起了自己的勇氣之後，他決定跟別人一樣工作。

世上有毫無樂趣的地方嗎？即使在彼得堡——雖則牠有着可怖的，禁止娛樂的模樣，——也有樂趣的存在。在街道上，氣候是三十度的嚴寒，狂風像絕望了的魔鬼似的呼嘯着，把人們的皮袍領子吹到他們的頭上，把雪花撒在他們的鬚鬚和動物的鼻子上。——然而從五層樓上的一個小窗裏都會射出一道親切的光線：

在一間幽靜的房間中，對着茶炊的沸騰之聲，在微弱的燭光下，有人正在作着激動心神的談話；有人從一個詩人（「上帝」藉以充實「他」的俄羅斯的詩人，）的作中，選讀了令人鼓舞使人上進的一頁；青年們的心裏就起了一股至高的熱情，這見別國人和南方人（由於氣候的關係而就於逸樂的南方人，）所不知道的。

春田尼柯夫不久就慣於他的職務了，但是牠終歸不能夠成爲他的主要興趣和目標，像他起先所預期的，牠往往占着第二位。牠被當作消磨光陰的最好方法，使他更加認清了業餘時間的價值。剛在他的叔父，現任的四等官，以爲自己的姪兒可以有些用處的時候，做姪兒的忽然把牠完全毀棄了。我必須提起一聲：在安徒爾·伊凡諾維支的朋友中間，有兩個屬於所謂「自尋煩惱者」一流。他們是那些奇特的，不肯安靜的人物，不但不能夠容忍不公平，甚至連他們眼睛裏看來以爲不公平的事情都容忍不下。雖然本性是良善的，然而他們的品行卻有些不負責任，而且是一點不肯原恕別人的。他們激烈的談話和高傲的憤怒對他發生了不小的影響。一壁在他的腦際起着作用，一壁煽動了他的怒火，他們使他注意起各種瑣

碎的事情；對於這些事情，他起先連做夢都不會留心的。他忽然對費杜爾·費杜爾納支·列尼辛起了慕感。列尼辛是他的科長，一個十分漂亮的男子。他着手從他的身上找尋許多的缺點，而且嫌惡他，說他應對上司時顯得太和顏悅色了；當他轉身對待下屬時，立刻換上了一副尷尬面孔。「如果他的面色不改變得那麼快，」替田尼柯夫道，「我還可以原恕他，但是在同一地點，我親眼看見他在一剎那間就顯出了兩副面孔。」從那時起，他就逐步注視他起來了。他以為費杜爾·費杜爾維支自持太高了，他有着作威作福的，下級官員的各種劣蹟，他不懷好意的留心着那些在休假日不去拜訪他的下屬，甚至於向有些人行使報復手段；（在他家門房所保管的來客留名錄上，那些人的名字從來沒有出現過，）還有許多其他的短處，（這些短處沒有一個好人或壞人能夠完全避免。）他對他起了一種反感。有一個邪念督促他，叫他做一件使費杜爾·費杜爾維支難堪的事情。他懷着特殊的欣喜找尋做這件事情的機會，而且順遂的找到了一個。有一次，他在言語中大大的得罪了科長，以致高級當局立刻給他一道命令，叫他不是向科長道歉，就

是辭職。他送進了她的辭職書。他的叔父，現任的四等官，驚惶的跑到他面前道：『千萬不要這樣吧，我求你，安徒爾伊凡諾維支，你在做些什麼呀？在一個極好的開端之後，正爲了上司與你不大合得來，你就把前程毀棄了嗎？你這算什麼意思呢？——什麼，照你這種看法，衙門裏就要剩得一個人都沒有了。好好的想一想吧，好好的想一想吧，時候還來得及哩。按下你的狷傲和你的自尊心，跑去看他吧！』

『不是爲了這一點，叔父，』姪兒說，『要我去對他道歉是不難的，尤其是我實在應該受到責備的。他是我的上司，無論如何我不應該像剛纔那樣的對他說。但是真正的一點是：您忘了我還有別的责任：我有三百個農奴，我的領地弄得亂七八糟，我的管家是一個笨伯。如果別人坐在我的位置上抄寫公文，這對於國家不會有多大的損失；如果三百人付不出他們的稅款，那才是一筆鉅大的損失哩。我是一個地主。在那個地位上，也有許多的事情可幹。如果我着手保護，照料與改進那些歸我管理的人們，替國家養成三百個樸實的，勤勉的百姓，我的工作

「那裏會比不上一個科長（像列尼辛那樣的科長）的呢？」

那個現狂的四等官驚奇得張大了嘴巴。他並沒有料到這樣滔滔不絕的「廢話」。想了一想之後，他這樣開口道：「然而都是同樣的……無論如何你總可以這樣做呢？……怎麼可以埋沒在鄉間呢？在農奴裏面，你總會交到什麼朋友呢？……在城裏，你總會在街上邂逅一個將軍或是一位公爵，或是你高興，不妨沿着喧嘩的公共機關散步，或是出去看看尼瓦河；（一）可是在那裏，你所遇見的都是農奴。爲什麼將你的終身葬送在無知無識的農夫中間呢？」

他的叔父，現任的四等官，這樣說。除了通到自己辦公室的那條街道，——並沒有什麼壯麗的公共機關的，——他從來沒有走過什麼街道，並沒有注意過他所遇見的人，無論他是公爵或將軍，並不知道什麼叫做誘惑，——把易於放蕩的人們吸引到大都會的誘惑，——甚至連戲院都不會進過。他說那些話，祇是想打動這

（一）在蘇聯的北端，源出拉多那湖西南隅，流經彼得堡，就是現在

的列寧格勒，而注入於芬蘭灣。

個青年的奢望。在他的想像力上起着作用吧了。然而他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替田危柯夫堅持着自己的主意。他對職務和彼得堡感到了厭倦，已經覺得鄉村是一個自由的安身的地方，特別培養意思與沉思的地方，也是唯一的出路，可以作有聲的活動的出路。在這十次談話的兩星期之後，他正在走近一個地方；他的童年時代就是在那個地方度過的。

當他覺得走近歷祖相傳的鄉村時，他的心臟跳得多麼厲害！他想起許多少的事，並有許多地方已經被他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他好奇的瞧望着美麗的風景，好像是他初次見面的一般。當他沿路經過一個狹隘的山谷，穿入廣大的古木參差的森林時，祇見止住不行的頭上腳底下，全是三百年老的，三人合抱的柞木，虎掌槐，黑樹和黑楊。於是他問起這個森林是誰的。獵人家對他說：「替田危柯夫的名字這地離開可森林，經過曠場，白楊樹叢，老嫩的柳樹，與交錯的蘆葦時，牠離開了遠方，不絕的高岡，並且在不同的地方，架在橋上，一條河流上的幾座橋樑，有時走在河的右邊，有時走在河的左邊，於是他問起：『這些牧場與水地

是誰的？」人家對他說，「替田尼柯夫的；」當他沿路走上一個山岡時，他經過一片高原：在高原上，一邊種着未曾收割的米稻，小麥，裸麥和大麥，一邊展開着他早已經過的地方，出乎意外的，那些地方好像在一個如畫的遠方；於是他走到橫枝廣遠的大樹的綠蔭下，（那些大樹東一株西一株的點綴在直達鄉村的綠茵上，）卻越走越暗了，後來就從樹蔭裏穿出來，他瞥見了幾間用磚石砌成的小屋，幾幢造在大廈四周的，紅屋頂的住房；當他的心臟——熱烈的跳動着的心臟，——確實知道自己到了什麼地方的時候，所有蘊集在心頭的思想與感覺，一齊傾露在下列的字句裏：「噫，我以前不是一個獸子嗎！『命運之神』叫我做人間天上的主人，做一個公爵，我卻羈身在衙門裏做着書記！受過了教育與啓迪，積聚了相當豐富的知識之後，——那些知識正是用來管理人們的，改良整個地方的履行地主的責任的；那個地主立時要身兼三職：審判者，組織者和秩序的維持者——卻把工作付託給無知無識的管家——反而做着什麼？——抄寫工作，這是一個不學無術的抄寫員可以做得相當好的。」安徒爾，伊凡諾維支又把自己稱為



獸子。

這之間，另一幕景象正在恭候着他。聽到主人回來的消息，全村的農民都聚集到門口。淺色的汗巾，腰布，頭巾，鑲邊的外衣，各式各樣的髹髹，（鏢形的，鋤形的與楔形的，紅的，黃的，銀白的，）占滿了私邸面前的整個庭院。農奴大聲歡呼着：『我們敬愛的主人，我們總算又見着您了！』女的歡唱着：『您這黃金似的人兒，是我們心目中的白銀呀！』那些立在遠處的真的爲了想搶得近一些而跟人打起來了。一個龍鍾而矮小的老婦，看上去活像一隻乾癟的生梨，急匆匆的從別人的大腿間擠了進來，跑到他的面前，一壁搓着雙手，一壁叫道：『我們的寶貝！您是多麼瘦呀！該死的外國人使您衰弱得不像樣子了！』『老太婆，滾開！』『留着髹髹的，（鏢形的，鋤形的與楔形的，）向他吆喝道，』『你衝到什麼地方去，你這隻乾癟的東西！』有一個農奴對這句話添了一個辭句：對於這一個辭句，祇有俄羅斯的農人能够忍住不笑，安徒爾·伊凡諾維支忍不住笑了出來，然而無論如何他的心兒是被深深的打動了。『多大的愛呀！然而爲了什麼呢？』他

「尊慈道：『爲了報答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從來沒有爲他們而操心過，』」他今天起，我誓要分任你們的勞作與苦工，盡力幫助你們，使你們成爲你們應該做的。那末，你們固有的本強想叫你們做的一種人。那末，你們給予我的愛不至於白費。那末，我真的可以成爲你們的一個好主人。」

於是替田尼柯夫真的熱心的照料家產與農奴起來了。他立刻看出管家實在是那個無知無識的獸子，有着某一種管家所有的特色，——那一種管家是非常可惡的，——那就是說，他正確的記着一筆賬，寫着雞蛋，和農婦繳來的紗線與葛布的數目，然而對於收割和播種方面卻一點都不知道。他還要懷疑農奴，恐怕他們要算計他。辭歇了那個愚笨的管家之後，他另外請了一個伶俐的傢伙。雖則替田尼柯夫有着各種瑣事，他卻將注意力用在最重要的幾點上：減輕農奴的負擔，免除幾天的工作，給予農奴多一些空暇，使他們可以爲自身的利益而工作；他以爲這麼一來，事情就會進行得順利了。他什麼都親自參加，田野中，打穀場上，羊欄內，工廠裏，都有起他的腳印來了：當駁船與舢舨裝上貨物而要開航的時候，

他也跑到埠頭上。

「照我看，他是一個精明人！」農奴們這樣說起來了，甚至於大搔頭皮，因為在好久的，懦弱的管理下，他們都已懶惰了。可是這並沒有延續得十分長久。俄羅斯的農人是聰明而乖巧的，他們不久就覺察了：雖然主人熱心的，認真的想幹許多事情，然而他還不知道怎樣着手哩。他說得太高深一些太理想一些，超過了農奴們的領悟與瞭解。弄到後來，主人和農奴們雖則並沒有完全誤會，卻不能夠做到所謂互相合作，無法唱出同一的音調。替田尼柯夫逐漸注意到主人田裏的東西，樣樣都有些比不上農奴們田裏的。他的田種得早，收得晚。然而農奴們似乎種得並不差：他親自在場，甚至吩咐過從人按人償一杯燒酒給他們，獎勵他們的勤勉。農奴的裸麥早已抽穗了，燕麥下垂着，稷也長成了一叢；他的五穀還祇長出莖來，穗苞還沒有形成。實在的，他逐漸注意到：儘管農奴們說着各式各樣的巧言花語，他們全在欺騙他。他心想責備他們，卻得到了這樣的回答：「老爺！我們怎麼可以忽略主人的利益呢？在耕種的時候，您親眼看見我們是怎樣盡力

的。您叫這人僱燒酒給我們哩；」對於這，他還能答覆些什麼呢？「然而爲什麼生長得這麼差呢？」他固執着說。「誰知道呢？底下好像被蟲咬過了。況且這是怎樣的一個夏季呀，一點兒雨水都沒有。」可是他看見蟲蟲並沒有蝕農奴們的五穀，雨水想必是奇異的，疏疏落落的落下來，——嘉惠着農奴們的稻田，卻沒有一點落在主人的田裏。至於對付女人呢，他覺得越發困難了。她們不斷的要他免除工作，說她們所負擔的苦工是太多了，——那些苦工是她們必須替生人完成的。奇怪得很：他已經免除了她們應繳的葛布，水菓，香菌與栗子；並且把她們應做的，其他的苦工減少了一半，希望她們把閒暇用在家務上：開闢自家的菜園，可是這些事情一些也沒有發生。在女性中間，閒惰，口角與誹謗是非常的流行，以致他們的丈夫不斷的跑到他面前說：「老爺，請您叫我的女人不要發怒吧，她真是一個魔鬼，與她是無法同居的！」有時候，硬硬自己的心腸，他想採取嚴厲的手段。但是他怎麼能夠嚴厲呢？女人跑來了，——娘娘腔十足的，發着淒切的哭聲，病痛得很，著着十分襤褸而污穢的衣服！——這一套衣服是從什麼地方覓

來的，那祇有天知道。『滾吧，隨你滾到那裏去，祇要我的眼睛看不見你就是了，』可憐的替田尼柯夫道。隨後他立即賞鑑到那個女人：她一跑到門口，就爲着一隻燕菁跟鄰人打起來了。雖則看似有病，卻把鄰人狠狠的打了一下，就是壯健的農人，也祇能打得這麼狠。

他曾經想爲了他們辦一所學校，然而這件事情引起了一個非常可笑的失敗，弄得他垂頭喪氣，覺得還是沒有想到的好。顯然的，一切的一切冷卻了他的熱心。對於家產的照顧，對於在自己的地位上應盡的，法律上與道德上的義務，實則，對於一般的活動，他都冷心了。到田裏去監督工作的時候，他幾乎不去留意農奴們；他的思想是悠然的，他的眼睛找尋着另外的對象。割草的時候，他並不注視六十柄鐮刀的，迅捷的起落，例常隨着鐮刀而倒成長行的野草；卻眺望着河流的彎曲之處，——河岸上有個紅嘴紅腿的傢伙正在散步，——當然指的是鳥，不是指人；他望着鷓鴣怎樣捉住了游魚之後，把牠藏在自己的嘴裏，躊躇着還是喫掉牠呢，還是不喫呢；同時他望到河流的上游，那兒有着一隻鷓鴣，（牠還沒

有捉着魚兒；卻在凝視着有魚的一隻。）割稻的時候，她並不注視成束的麥穗怎樣堆成了稻叢，禾堆，或者祇是疊作了一堆，在拋擲稻束和堆稻的時候，他並不留心農奴們的勤惰。睜緊了自己的眼睛，仰望那無邊無涯的高空，他吸收着田野的香氣，傾聽着無數飛鳥的，奇妙的歌聲；當時，從四面八方，從天涯海角，牠們合唱着一隻曲兒而並不相攪。鷓鴣鼓着翼膀，秧鷄在青草堆裏發着粗暴而激怒的啼聲；紅雀們一壁飛來飛去，一壁吱吱暗啾的叫；雲雀的，顫動的聲音在一部無形的雲梯上一聲輕似一聲的低下來；浮成長列的鶉鶴的喉鳴，好像銀鈴的，搖曳的辭調，在洋溢着諧曲的太空中發着回聲。如果工作在身邊進行，他就跑得老遠；如果工作在遠處進行，他就望着左近的東西。他像一個不肯用心的學生，蹣跚則瞧着書，卻看見了同學在對他扮鬼臉。後來，他索性不去監督工作了；拋卻了自己的審判者的職務，卻坐在家裏，甚至連自己的管家都不接見，連他的報告書都不收了。

有幾個鄰人不時來拜訪他：一個驃騎兵裏的，退任的中尉，一個渾身撻着

煙氣的，煙癮很深的吸煙者，) 或是一個年老而樂天的上校。(一個談天的能手。但是這也使他厭煩起來了。他逐漸覺得他們的談話是膚淺的。他們的活潑而輕快的舉止，拍擊他的膝蓋的方式，以及他們一般的，自由而放肆的行動。在他看來，是太粗鄙而太不自重了。他決心要與他們絕交，就極其無禮的做起來了。當萬爾萬爾·尼古拉維支·維希波哥羅莫夫(上校中間的，最典型的快樂主義者，談天者中間的，最受人歡迎的，)來拜訪他的時候，——顯然的，想同他談到盡興而止的，談起政治，哲學，文學與道德，甚至於談到英國的經濟情形，——他叫人傳語出去說，主人不在家裏，同時卻十分輕率的站到窗口去。拜訪者的目光與他的互相接觸。一個當然從齒縫裏吐了一聲「畜生！」另一個也接着吐出了「一個像『豬糞』」這樣的性質形容詞。因之，交情就此斷絕。從那個時候起，再也沒有人來探望他了。全然的寂寞占領着整個的私邸。這個青年一徑著着睡衣，不作任何體力上的勞動，把自己的精神集中在思索一部關於俄羅斯的著作上。讀者早已看過他的思索方法了。日復一日，書寫一式而單調的。然而我們不能說他沒

有蘇醒轉來的時刻。當郵差送進報紙，和新出的書籍雜誌時，當他看到上面印着幾個舊同學的熟名時，（那幾個舊同學已在政府機關裏昇到了榮顯的地位，或是對於科學和世界文化有了相當的貢獻。）一陣隱秘的憂鬱襲上了他的心頭。不自由的起了一種抱憾，——對於自己的不活動的，隱痛的抱憾。於是他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可咒詛而可厭惡的。他的學校時代非常活躍的浮起在他的腦際，亞歷山大·彼得羅維支好像就在自己的面前……熱淚從他的眼睛裏湧了出來，他幾乎整整的啜泣了一天。

那些啜泣表示些什麼呢？在牠們的上頭，他的創傷了的心兒有沒有洩露出創傷的隱憂：——那已經在他身上養成起來的，優良的而內在的人格，來不及發育而長成；由於不慣於同失敗奮鬥，他沒有得到過高貴的能力去使這高尚而一些的步從阻礙與困難中磨練出力量來的能力。——那些鎔金地似而在他心裏熾燃着的，高尚思想的富藏並沒有變成鋼鐵。直到如今他的意志還是沒有鞏固而懦弱無能的；他缺少有的獨特而老練的教師死得太早了。如今在整個的世界還沒有一個



人能够鼓舞而喚醒他的能力，（由於不斷的懷疑而削弱的能力，）和薄弱的意志。誰能以生氣勃勃的，鼓勵的聲調對他的靈魂喊出使人振作的「前進！」這個詞兒呢？凡是俄國人，不問時代，處境和職業，都是渴望着想聽到「前進！」的。

那裏有這樣的人呢？他能够以俄語喊出這一個全能的詞兒「前進！」他明瞭我們所有的力量和資質，熟悉我們的性情，能够以一鳴驚人的姿態鼓舞俄國人過高尚的生活。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淚怎樣的愛來報答他呀！但是一世紀又一世紀的消逝了；五十萬瀨夫和閒漢依然沉溺在酣睡之中。能够喊出那個全能的詞兒的俄國人，真是出得少極了。

然而有一件事情發生了。牠幾乎使替田尼柯夫從昏昏沉沉的生活中振作起來，幾乎在他的性格上起了一種轉變。這是一件戀愛也似的事情，但是牠也弄得沒有結果。大約在八哩以外的一個鄰村，住着一位將軍。他，正如我們所已經看過的，發表過一些關於替田尼柯夫的，十分含糊的意見。這位將軍的過活，確實像一位將軍。他是好客的，而且歡喜別人跑來向他請安的；他自己並不出去訪客，

用着「口乾舌燥」的聲音與人談話，愛好閱讀，而且有一個女兒：——一個奇特的，無雙的人物，不大像一個女人，卻近似一個奇異的仙女。有時候，一個男子會在夢境裏見到這一種人，此後，他就終身懷念着那一幕景象，（在他，現實是永遠失去的了，）也就沒有作爲了。她的名字叫尤靈伽，她所受的教育並不平凡，由一個英國籍的家庭教師撫養成，那個家庭教師是一句俄國話都不懂的。她的母親在她的童年時代早就過世了。她的父親沒有工夫照管她，而且因爲熱烈愛護着女兒，所以在實際上祇能夠把她養嬌了。要想描寫她的肖像，那是特別困難的。她正如生命本身那樣的富有生氣，她比任何美人還要美麗，她比聰明人還要聰明；比典雅的古代美人還要文雅而飄逸。要說她像那一國人，那是不可能的；因爲除了在古代的浮雕上或許可以見到外，任何地方都找不出這樣的側形與外貌。在她的身上，什麼都是嶄新的，猶如在一個孩子的身上一樣；那個孩子是在自由的雲團中生長起來的。如果有人見到她的美麗的前額怎樣爲了突然的憤怒而起着令人生畏的皺紋，怎樣與她的父親熱烈的爭論，她一定被認作脾氣最壞的一個人。

可是當她聽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不管他是那一種事情，——或是一件暴虐的行動時，她的怒火總會昇起來。如果她看見使她發怒的那個人正在遭難，她的怒火就會立刻消失，她就會立刻解囊相助而不屑考慮這種做法是否值得！如果那個人受了傷，她就會立刻撕破自己的衣裳而替他包紮！她的身上有着一股推動力。當她說話的時候，身上的每一樣東西似乎都在隨着她的思想而流露出來：

——面部的表情，聲音的調子，兩手的動作；甚至於衣服的摺紋也像朝着同一的方向飄動，而且連她本人都像會隨着她的說話而飛去的。她什麼都不掩飾，也不怕把自己的思想赤裸裸的呈露在任何人面前。當她要說話的時候，沒有一種壓力能够使她緘默。她的動人的步法；——僅僅屬於她的步法，——是落落大方的，足以每一個人都會自動的讓路給她。在她的面前，惡人不禁會驚惶失措而啞然無聲；而好人呢，無論他是怎樣的懦怯，都會立刻和她交談，猶如她是自己的姊妹，而且奇幻得很！從第一分鐘起，就像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早已認識了她；——好像在自己想不起來的幼年時代，在自己的家裏，在幾個快樂的晚上，在孩

子們的歡聲中，他們已經會晤過了，至於此後的能夠分別是非的時代，就顯得苦悶而淒涼了。

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永遠說不出來：——怎麼從第一天起，他倆就像是一徑相識似的。他的心裏起着一種簇新的，無法解釋的感覺。他的生活立時光明起來。他的睡衣暫時被掉在一旁。早上，他不再在床上留戀得十分長久；密海羅也不必捧着面盆而多等了。房間裏的窗戶都被打開。這一個如畫的領地的主人會化費許多的時間，在自己花園裏的，昏暗的曲徑上徘徊，並且會站立好幾個小時，眺望着動人的遠景。起先，將軍十分熱烈的接待着替田尼柯夫，但是他們實在不能夠一徑和善的相處下去。他們的談話，往往以一陣辯論和一種雙方都不快意的感覺爲結束。將軍不歡喜反駁或抗辯，雖則他連自己一無所知的問題都是十分歡喜談起的。至於替田尼柯夫呢，他也是極會攻訐的，然而爲了女兒的緣故，替田尼柯夫儘量包涵着那個做父親的。他們中間的和好也一徑維持到一個時候：當時有兩個親戚寄居到將軍府上；那兩個親戚是伯爵夫人鮑達爾甫與女公爵尤柴晉。一

個是寡婦；另一個是老處女。在她們的青年時代，兩人都是高貴的小姐。她們十分愛好談天與講論惡棍，而且是並不怎樣和藹的。可是他們在彼得堡有着重要的關係，所以將軍幾乎匍匐在她們的面前了。就從她們光臨的那一天起，替田尼柯夫覺得將軍冷淡得多了，他難得理睬他，不是把他當作一個無足輕重者看待，就是把牠當作自己所僱傭的，最卑賤的書記看待。他把他稱爲「我的孩子，」或「我的好人，」有一次同他談話的時候，甚至於用了第二人稱的單數「你。」安德爾·伊凡諾維支怒極了；血液衝到了他的頭上。他的面孔上紅一陣白一陣的，他的內心也在沸騰；然而他卻遏制着自己的忿怒，咬緊着自己的牙齒，鎮靜的以特別柔和而富有禮貌的口氣說：「將軍，對於您的熱情，我應該感謝您；您以對於最親近朋友用的，親暱的稱呼招待我，使我祇得照樣回稱您；但是我想請您注意：我沒有忘卻我們在年齡上的差別，這差別絕對不允許我們的舉止上有這樣的隨便。」將軍羞赧起來。定了一會神，雖則多少有點支吾，他卻開口道：「說他並沒有那種意思，有時候一個老年人不妨這樣隨隨便便的稱呼一個青年，——他」

些兒也沒有想想自己的地位。從那時起，他們的交情當然就此斷絕了。戀愛結束得像牠的開端一樣快。在他面前閃閃的光明是熄滅了，緊隨着牠的是空前的黑暗。這個懶惰者重新著上自己的睡衣，重新過着閑綽而不做什麼的生活。污穢與雜亂占領着私邸：掃帚成日的與灰塵一道留在房裏；他的褲子甚至於跑到了客堂中間；一條油膩的背帶放在沙發面前的，一張精緻的桌子上，猶如牠是款待客人的一道美點。他的生活也顯得非常昏沉而鄙陋，所以不但他的僕人不再尊重他，而且連牝雞都要啄他了。他會接連的濫塗好幾個小時，畫着糾曲的樹木，小屋，茅舍，車子，雪橇，或者他會用各種筆法與字體寫什麼「尊貴的先生」並且在牠的後面加上一個驚嘆號。有時候，當他在悠然神往的時候，他的鋼筆會不知不覺的自動描出一顆似乎正在飛翔的人頭；長着嬌柔的，尖形的面貌；蓄着略為捲起的頭髮，隨着梳篦的起落而形成變長的，秀麗的髮髻；生着兩隻赤裸着的，嬌嫩的手臂。他驚奇的看到牠已經成了她的三維肖像，這肖像有任何藝術家所畫不出的。此後，他是越發傷心了。加之，因為他以為世上並沒有什麼幸福，所以在那一

天，他就再也感不到振作與有希望了。

這就是安徒爾·伊凡諾維支的境况。有一天，當他照常拿着茶杯嚼着煙斗跑到窗口的時候，忽然聽見庭院裏起着一些騾動與喧鬧。一個在廚房內當差的孩子和一個揩地板的女人正在奔出去開門。大門口停着三匹馬：牠們恰如雕塑在凱旋門上的一般，那就是說，一匹馬的馬頭朝右，一匹朝左，另一匹居中。在高過馬匹的車臺上，坐着車夫和跟丁。這跟丁穿着全套的大禮服，手腕上圍着一條手帕；在他們的後面，坐着一位紳士。這紳士戴着帽子，穿着大外套，圍着五彩的圍巾。當馬車停在正門的時候，就看得出牠不過是一輛裝着彈簧墊子的輕馬車吧了。從馬車上，跳出一個非常威儀的紳士，他以簡直是軍人才有的輕捷跨上階沿。

安徒爾·伊凡諾維支驚恐起來，他猜這位紳士是一個警官。寫到這裏，我必須提起一聲：在安徒爾·伊凡諾維支的青年時代，他曾經牽涉在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裏。在一個老騙子的單獨指導下，幾個驃騎兵裏的哲學家，一個還沒有畢業的學生，以及一個揮金如土的賭鬼成立了一個博愛協會。那個老騙子——互助團

團員和以詭計圖牌者，——是個酒鬼，也是一個談吐十分流利的人。那個協會是以極誇張的宗旨，為全人類謀幸福，而組成的。所需的經費是鉅大的。由慷慨的會員所捐出來的金額也是大得難以置信的。牠完全到那裏去了呢，除了那個唯一的指導者外，誰也不知道。替田尼柯夫是由兩個朋友介紹進去的。那兩個朋友都是頹廢的人們，生性溫和的傢伙。他們由於不斷的舉杯頌祝科學與文明的進步而養成了酗酒的习惯。替田尼柯夫不久就認清了內幕而退了出來。可是那個協會卻牽進了其他與紳士身份有關的事情，以致甚至於引起了警局的注意，……因之，雖則他已經退出了那個協會，而且與裨益人類者脫離了所有的關係，怪不得替田尼柯夫還不能不感到一些耽憂，因為他還有點不大安心，如今他就驚恐的注視着那道快要開啓的正門。

可是他的恐懼不久就被驅散了。他的拜訪者恭敬的側着頭，以難以相信的風雅向他鞠躬；並且用了簡明的詞句說：他爲了個人的私務，也爲了探風問俗的緣故，以往一徑在俄羅斯全國旅行；他說：俄羅斯除了有着自然美之外，還有許多



引起固有興趣的事情。全國工廠的總數與地質的種類；又說：他被替田尼柯夫領地的美景所引住了；接着說：雖則有着鄉村的美景，他也不敢貿然驚擾，可是他的馬車有些損壞，要叫鐵匠與車匠修理一下，然而，然而即使馬車沒有損壞，他也是極高興親自督調的。當他說完的時候，拜訪者就以動人的禮貌將腳曳後一些行了一個禮。在他曳腳的時候，他以皮球也似的輕快略為向後跳了一下。

安徒爾·伊凡諾維支以為他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淵博的大學教授。這個教授正在旅行整個俄羅斯，搜集植物的，或許甚至於地質學的標本。他就說自己在各方面都願意幫忙，會叫自己的工人，車匠與鐵匠替他修理馬車，請他不要客氣；並且請這個和藹的拜訪者坐在一隻巨大而考究的安樂椅上，自己也坐端正了，想恭聆他的談話。這些談話，他以為一定是關於學問方面或是科學問題。

然而拜訪者卻談起內心的事情。他講到命運的變易，他把自己的生命喻作被風飄逐的，江中的一葉扁舟；提起自己不得不時常改變地位與職務，爲了正義受盡了許多苦楚，自己的性命險乎一再落入仇敵的掌握，還說了許多許多。從這些

說話上，替田尼柯夫就知道他是一個頗有生活經驗的人。結末，他拿出一方白麻紗巾擤鼻；擤聲之大，卻是安徒爾。伊凡諾維支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有時候，樂隊裏有隻惱人的喇叭，當他發聲的時候，恰如在聽客的耳畔狂吹；他的擤聲就是這樣的。在萎靡的私邸裏，牠的回聲響徹了纔有生氣的房間。緊接着的，就是一陣可愛的古龍香水的芬芳；牠是由勻整的花紋——白麻紗巾的花紋，——於無形中分送出來的。

讀者或許早已猜到：這個客人就是我們高貴的，多時不曾提起的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戚戚科夫。他衰老了一些，顯然的，這一段的間隔不是沒有驚風駭浪的；就是他所著的衣服也似乎舊了一些；至於車子，御者，傭人，馬匹和馬鞍也似乎襤褸了一些。他的經濟情形也像是不值得羨慕的。可是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禮貌，他的和藹並沒有改變。他的舉止和風采似乎越發可愛了。當他坐在安樂椅上的時候，他的兩腿交叉得越發文雅。他的談吐是越發柔和了。他的說話與外表謙遜得十分周到。他的行動更加謹慎。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是更加圓通了。他的

領子與袖口比雪還白，雖則他剛巧從風塵中過來，他的衣服上卻沒有一點灰塵，他儘可以去赴命名日的宴會。他的兩頰和頤部剃得非常光，掛祇有瞎子才會看到牠們可愛的曲線而不加嘆賞。

私邸裏立刻起了變動。半宅私邸——一徑關着百葉窗的，陰暗的私邸，——重新見到了光明。他們開始把行李從馬車上搬進來，安置在如今是陽光遍照的兩個房間中；在那個指定作臥室的房間內，所有化粧必需的用具不久就置備好了；在那個指定作書室的房間內……可是讀者先得知道那個房間有着三隻檯子：一隻放在沙發面前的寫字檯，另一隻門牌檯靠着兩窗之間的牆壁，第三隻是放在一個角落（在兩扇房門之間的角落，）裏的隅檯；——那兩扇房門，一扇通到臥室，另一扇通到無人居住的，堆滿破舊傢私的房間。——在那隻隅檯上，他們安放著那些從衣箱裏拿出來的衣服：——與燕尾服一起穿的一條舊褲和一條新褲，一條與大禮服相配的褲子，一條灰色褲，兩件絨背心和兩件緞馬甲，一件大禮服和兩件燕尾服。——白嗶嘰背心和夏褲已經同漂布襯衫一道放在臥室的衣櫃裏。——這

些衣服一件一件的堆成了下座金字塔，而且蓋上了一方絲巾。在房門與窗戶之間的另一個角落，靴子擺成了一排：一雙並不怎樣新的長統靴，一雙嶄新的，一雙有着新式紮腳套的長統靴，以及一雙漆皮的短統靴。牠們也是適當的置着一方絲巾，那末，牠們可以完全像沒有放在哪兒過的一般。在兩窗之間的那隻檯子上，放着一隻輕便寫字箱。在沙發面前的那隻檯子上，放着一隻文書挾，一瓶古龍香粉，灰漆，牙刷，一份新日曆和兩本都是第二卷的小說。乾淨的襯衫一概放到衣櫃，——早已擺好在臥室中的衣櫃。要叫洗衣婦洗洗的襯衫都被打成一束而擲在牀下。那隻空衣箱也放在牀下。刀兒也拿進了臥室，懸在離牀不遠的一枚釘上。兩個房間都換上了非常整潔的氣象，沒有一塊地方有一片廢紙，一根羽毛或是任何一種的塵芥。而且這一種氣象也顯得越發風雅：房間裏長留着一股年富力強者的，可愛的香氣：那個年富力強者不時掉換自己的襯衫，每星期日上午到浴室去措擦全身。跟了彼得羅惜卡的臭氣竭力想在毗鄰的廂房中立足，但是彼得羅惜卡不久就被趕到了廚房，這真是和他更加相配的地方。

在起先的幾天，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恐懼自己會不能夠自持，恐怕客人或許是自己的「一種束縛」，或許會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引起變化，或許會擾亂他的規定得十分滿意的日常程序。可是他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拜訪者顯出非常的能力，——適應各種環境的能力。他稱讚着主人的達觀隨寓的安閒，說這有使他長命百歲的希望。他說自己極其歡喜靜寂，這說靜寂會培養一個人偉大的思想。他於壁瞻着書櫃，一壁稱讚櫃裏所有的書籍，說牠們會使人不至於怠惰。總而言之，他吐露了兩三句話，然而牠們卻是有力量的。在他的行動上，他是越發圓通了；他在適當的時刻出現，也在適當的時刻告退；當主人無意與人談話的時候，他不以任何問題驚擾他；他高興和主人下棋，也高興靜坐。當主人將烟霧吐成舒卷的雲兒時，並不吸烟的拜訪者也會做一件與牠優美的事情；譬如說，他會從自己的口袋裏拿出銀質的鼻烟盒，把牠夾在右手的兩指中間，用右手的一隻手指把牠急速的旋轉，正如地球繞着牠的軸心而旋轉一般，或是僅僅用手指敲着牠，嘴裏隨隨便便的吹着口哨。一句話，他一點也不驚擾主人。「自從我有生以來，我第一

次遇到一個可以與他相處的人，」替田尼柯夫自信自語道：「在我們中間，這種天賦大概是難得的。我們固然有許多人，智慧的，有學問的，溫柔的都有，然而始終是可愛的，始終是和善的，一個人可以與他終身相處而不生口角的人們，我終知道在俄羅斯可以找到多少：這是我所見到的第一個人，也是唯一無二的人。」替田尼柯夫對自己的拜訪者作着這樣的批評。

至於戚戚科夫呢，他很歡喜暫時住在這個十分安靜而不惹人厭着的家中。對於流浪生活起了厭惡。單是就他的消化力而言，僅僅在鄉間休息一月，鑑賞着田野和春光，也是有益的。一個更好的幽居地方——作爲憩息用的地方，——是不容易找的。春天給她自己裝飾得非常美麗。光輝的草原；清香的空氣；森林裏的，美妙的鳥語歌聲；真的到處是樂園，歡悅和得意；鄉間洋溢着歌聲，宛如得到了新生。

戚戚科夫踱過許多地方。有時候，他在平坦的高原——成爲山陵最高部分的平原，——上蹣跚。沿着高原的邊緣，他可以瞧見幾個遠方的山谷；在遠方，延

濫的河水匯集成廣大的澤國；或是跑到山澗之中，在哪兒，正在苞出綠葉而且爲了鳥巢的重載而倒垂下來的樹木，以及在牠們中間的，狹狹的一線青天，都被成羣烏鴉的，不斷的飛來飛去所遮暗，山澗裏全是烏鴉的，粗暴的叫，穴鳥的啼，白嘴鴉的噪；或是下山到水田與折場的隄岸旁邊，瞧望着淙淙的，衝到水車上的河水；或是跑得遠一些，走到碼頭去；在哪兒，裝着豌豆，燕麥，大麥和小麥的，第一批船隻正在啓碇，因爲河水已經解凍了；或是跑到第一次春耕正在開始的田間，看着那耕過的稻田像一條黑線似的橫過草地，或是看着播種者把種籽敏捷的從手掌裏散播出來，均勻的，正確的，不讓一粒單獨的種籽落在這一邊或是那一邊。他跟管家，農夫及磨穀者談話，討論着用什麼方法爲什麼緣故期望某一種的收穫，耕種的方法，小麥的價格，在春秋二季裏的磨粉費的價目，每一個農夫的名字，誰與誰有關係，買牛的是誰，以及豬糞的飼料，——真是什麼都問到。他也知道了農奴的死亡數，這數目似乎不大。因爲他是一個聰明人，所以立刻就看出替田尼柯夫的領地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他到處看見走漏，疏忽，偷竊與大

置的狼藉。於是他尋思道，「替田尼柯夫真是一個畜生，連至少可以生產五萬盧布一年的領地都不肯留心！」隨後忍不住正常的憤怒，他重複道：「他自然是一個畜生。」在這些漫步中，他一再起着一個思念：就是他可以安穩的占有一片同樣的領地，——這當然不是講目前，而是指着將來成就了事業有了資產的時候。

——這之間，他時常想起年青的夫人，——一個皮膚白嫩的青年女子，也許屬於商民階級，卻與貴族出身的少女有着同樣的教養和學問，那末，她就能懂得一些音樂。音樂當然是並不十分緊要的，但是牠既然被認作了正當的事情，爲什麼拂逆一般的意見呢？他也想到了子孫：——替威威科夫一家傳種接代的子孫：一個乖巧的兒子，一個美麗的女孩，或者簡直是一對孩童，兩個或者索性是三個女兒；那末，就可以讓大家知道：他的確生活過，存在過。那麼他不至於像影子似的在世間鬼混一下，而且可以昂起頭來，覺得自己對於國家已經盡了義務。他還想到自己可以捐一個比較榮耀的官銜：譬如五等官，一個能夠獲得光榮與尊敬的官銜……於是他想起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往往使人拋開苦悶的現實，擾亂他，挑動



他的幻想而戲弄他；即使明知牠們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他也以爲牠們是可愛的。

保甫爾 伊凡諾維支的僕人也歡喜這一個地方。他們和他一樣的覺得自在。

彼得羅維卡很快的與葛烈戈利交了朋友，雖則他們起先都是矜持的，而且是極其裝腔作勢的。彼得羅維卡到過哥斯托羅瑪，耶羅斯賴市，尼瑞尼，甚至莫斯科，他就以這些資料說敗葛烈戈利；後者卻以彼得羅維卡從來沒有到過的彼得堡使他語塞。彼得羅維卡想詳述自己到過地方的，極遠的距離收回面子；但是葛烈戈利卻說出了一個地方，——牠的名字是在任何地圖上所找不到的，而且共計有兩萬多哩的路程，——弄得彼得羅維卡狐疑起來，張大了嘴巴呆立着，遭到所有僕人的嘲笑。然而他們後來卻成了最親密的朋友：——在鄉村的盡頭處，有一家禿頭的畢凱叔叔開設的叫作「阿卡爾加」的，著名的酒店；在這家酒店裏，終日可以見到他們，他們就在哪兒成了心腹之交，或是農奴們所說的「酒肉好友。」

賽立方着了別種的迷惑。每晚都化費在村中的歌唱，遊玩與跳舞上。優美而文雅的女郎，好像隨便什麼地方都難以找到的女郎，——使他成幾小時的驚異得

張大了嘴巴。要說那一個是最優美的是不容易的，她們都有着白嫩的胸脯與雪白的頭頸，令人生憐的目光，孔雀也似的步子。她們的髮辮一直拖到腰際。當他執着纖手順着舞姿而慢慢起舞時，或是當他與年青的伙伴們排成行列而像一道牆壁似的去趨迎她們時，當那炎熱的黃昏已經消逝，鄉村的四周逐漸被夜色所籠罩，那始終憂鬱的歌聲遠在河流的彼端發出清脆的回音時，他忘卻了自己在做些什麼。好久之後，無論睡着或是醒着，他總夢見那些纖手放在自己的手中，他正在握着牠們跳舞；揮動了一下自己的手兒，他說：『那些該死的女郎一定要纏住我。』

威威科夫的馬匹也歡喜自己的新居。鞍馬和叫做「議員」的驛馬，以及被賽立方稱為「滑頭」的阿花，覺得牠們在替田厄柯夫家裏的寓所一點也不討厭。燕麥是優等的；馬廄的佈置也是非常合宜；每匹都有分割開的一欄，在這樣分割之後，牠還可以看見其他的馬匹。如果其中有一匹，即使是最末一邊的一匹，高興嘶叫一下的話，牠立刻可以得到別匹的回答。

總而言之，他們都覺得自在。讀者或許要感到詫異：對於他所愛好的事情，

——購買「死魂靈」——威威科夫怎麼還沒有吐露一個字呢？沒有，真的沒有！對於這件事情，威威科夫是十分謹慎的。即使他是對付一個十足的獸子，他也不會立刻講起牠的；而替田尼柯夫呢，無論他是那一種人，他究竟閱讀書籍，談論哲學，想求得每一件事情的解釋與每一件事情的緣由……『不，他媽的！還是從別方面談起來吧，』威威科夫想。由於時常同僕人們閒談，他知道了許多事情，其中有一件是，他們的主人從前不時去拜訪他的鄰居，——一位將軍。將軍的家中有一位小姐。他們的主人「鍾情」那位小姐；而那位小姐也「傾心」他們的主人。但是後來卻為了一些事情而鬧開來。他自己也注意到：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時常用鋼筆或鉛筆畫着一顆顆的，全都相像的頭。有一天，剛巧進過午餐之後，當他照常坐着把銀質的鼻煙盒繞軸而轉的時候，他說道：『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您什麼都有，祇是還少一樣。』『那是什麼？』另一個一壁間，一壁噴出一捲捲的煙雲。『一個與您享受共同生活的配偶。』威威科夫道。安徒爾·伊凡諾維支一聲不響，會話就此結束。威威科夫並沒有感到不安。他揀了另一個時機，這一次在

晚餐之前，他忽然說道：『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您曉得，叫您結婚真是一點不會錯的。』替田尼柯夫並不回答，好像不高興提起這件事情似的。威威科夫仍舊沒有感到不安。第三次，他又揀了一個時機，這一次在晚餐之後，他這樣說道：『什麼都很好。但是我愈考慮您的境況，我愈以為您有結婚的必要；否則您會生憂鬱病的。』不知道是威威科夫的說話極其動人呢，還是安徒爾·伊凡諾維支的性情特別愛好坦白呢？他喟然嘆了一口氣，把煙雲吹到空中，說：『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您曉得，對於每一件事務，一個人得有福氣才興。』於是他告訴他自己與將軍結識和絕交的始末，完全像牠所經過的一樣。

當威威科夫一字不漏的聽完了全部的事情，知道問題完全在於一個「你」字的時候，他驚訝起來。他對替田尼柯夫的面孔盯了好幾分鐘，然後心裏得到了一個結論：『不麼，他是一個十足的馱子哩！』

『安徒爾·伊凡諾維支，照我看，』他握着自己的兩手說：『侮辱在那裏呢？在「你」字上，有什麼侮辱呢？』

「在字的本身上，並沒有什麼侮辱，」替田尼柯夫答道：「但是在說這個字的含意與聲調上，卻有着侮辱。」（譯者按：此處原文有「侮辱」二字，但在此處應為「含意與聲調」之誤。）「你！」那就是說，「別忘了：你是無足輕重的，我接待你，祇爲了沒有一個更加高貴的人吧了，然而如果有女公爵尤柴督之流到來，你得明白自己的地位，站到門口去吧！」那就是這個意思。「當溫文爾雅的安徒爾·伊凡諾維支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他的眼睛閃着光。從他的聲調上，可以聽到怒氣的激動。」

「唔，即使是這個意思，那有什麼關係呢？」戚戚科夫說。

「什麼關係？」替田尼柯夫凝視着戚戚科夫說，「在這樣的舉動之後，還要我去拜訪他嗎？」

「您說舉動是什麼意思呢？這是絕對算不得舉動的。」戚戚科夫說。

「這個戚戚科夫真是一個奇人！」替田尼科夫想。

「這個替田尼柯夫真是一個奇人！」戚戚科夫想。

「這不是舉止，安徒爾·伊凡諾維支。這不過是將軍們的一種習慣吧了：他

們對每個人都說你；況且，爲什麼不允許一個高貴而顯赫的人用牠呢？」

『那是另一件事情，』替田尼柯夫說，『如果他是一個可憐的老頭兒，既不驕傲也不自大，更不是將軍，我就允許他把我稱作「你」，』甚至會以敬意去接受牠。』

『他是一個十足的貳子，』威威科夫想。『他會允許一個衣衫襤褸的傢伙，卻不肯寬恕一位將軍！』想到這裏，他高聲答道：『很好，就算他真的侮辱了您，但是您總算已經報復過了。您侮辱了他，他侮辱了您。可是爲了些須的芥蒂而永遠鬧開，照我說，是千萬不可以的。當各種事情剛在開始的時候，您怎麼可以把牠們放棄呢？一立定了目標，就須不管一切的障礙而堅持下去。您何必留心別人是否在侮辱您呢？人們都在侮辱人。在如今的世界，一個並不侮辱別人者，是找不到的了。』

替田尼柯夫完全被這種意見所窘住了。他困惑起來。瞧着威威科夫的面孔，他想：『這個威威科夫奇異得很！』

「這個替田尼柯夫古怪得很！」同時戚戚科夫也在想。

「讓我替您們疏通一下吧。」他高聲說：「我可以到他的府上，說這是由於您方面的一點誤會而起的，由於您的年青，對於人情世故的缺少認識。」

「我沒有到他面前認錯的意思，」替田尼柯夫用力的說。

「斷斷不是的，認錯，」戚戚科夫說，他在自己的身上劃了一個十字。「像一個明達的調停者似的用忠告感化他，但是認錯……請您原諒我，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我料不到爲了報答我的好意與熱誠，……我料不到您會將我的說話當作惡意的。」

「寬恕我吧！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是我的錯。」替田尼柯夫說。他真的被打動了，感激的執着他的兩手。「我告訴您：在我，您的仁慈的同情心是可貴的。但是讓我們不要提起這件事吧，讓我們不要再講起牠吧！」

「那末，我索性實然的到將軍府上去一次吧，」戚戚科夫說。

「爲什麼呢？」替田尼柯夫問，驚異的瞧着戚戚科夫。

「去向他請安，」威威科夫說。

「這個威威科夫真是一個怪人！」替田尼柯夫想。

「這個替田尼柯夫真是一個怪人！」威威科夫想。

「我的馬車還沒有修好，」威威科夫說，「請您的許可，借一輛車子給我。」

我到明天上午十點鐘左右去拜訪他。」

「曖啲，這也值得問嗎？這裏所有的東西，您儘可以自由處置；您高興趁那一輛，就趁那一輛，什麼都是隨您使用的。」

互相道了晚安之後，他們就去安寢；各人都回想着對方的奇異之處。

可是說也希奇，到了第二天的上午，當馬車停在門口，威威科夫著着簇新的燕尾服，繫着白領帶，穿着白背心，以軍人才有的輕捷跳上馬車，去拜訪將軍的時候，替田尼柯夫起了一陣激動；這激動是他已經好久沒有感受到的了。他的一徑昏沉着的，已經變得滯鈍的思潮蘇醒轉來，無休止的活動着。這個開悟者——以往，他一徑沉溺於不知不覺的懶惰中，——的全部思想突然在精神上的激發中



振作起來，他忽而坐倒沙發上，忽而跳到窗口，忽而拿一本書，忽而想思索一下。這是一個沒有結果的企圖——他什麼都想不到。於是他索性預備一點不想。這也是一個沒有效果的努力。一些瑣碎的，像思想似的東西，思想的碎片殘屑強力的向他進攻，從四面八方闖進他的腦子。『多麼異樣呀！』他說。於是就移步到窗口，眺望着道路，——沿着柵樹林而築就的道路，他瞧見馬車所揚起的塵土，還在林邊的天空中飄蕩。

## 第一章

在半小時以上的時間裏，馬匹把戚戚科夫拉過了七八哩路，起初經過櫛樹林，其次經過剛在放青的稻田，——這些稻田，橫在新耕的土地中間，——再次沿着時時刻刻有新奇的遠景送入眼簾的山邊，最後拉過一條植着菩提樹的大路，直到將軍的村落。過了菩提樹路之後，就是一條兩旁種着白楊的大路，——那些白楊的下半截都圍着籬笆，——後來就到兩扇透空的鐵門旁邊，可以窺見將軍府的八根哥林多式的圓柱，支撐着裝飾得非凡宏麗的，雕着花紋的屋面。到處有一陣油漆氣。漆過了之後，什麼都不斷的更新而不至於陳舊了。馬車到了正門，戚戚科夫謙恭的跨上階沿。投進了名刺之後，就被一直引到書房。

將軍威嚴的外貌，給予戚戚科夫一個深刻的印象。這之間，他著着一件紅緞的外衣。他有着正直的目光，剛毅的面相，斑白的鬚髮與濃厚的鬚髭，他的頭髮是剪得短短的，尤其在背後剪得特別短。他的頭頸又肥又粗，正是所謂一條三層

樓的頭頸，（那就是說，頭頸上有三道積痕，牠們與一條皺紋成爲一個直角。）他的低弱的聲音稍爲帶些乾啞。他的姿勢與風采十足是一位將軍的。俾特列謝甫將軍，猶如所有的將軍一般，有許多優良的資質，也有許多的缺點；這些資質與缺點在他的身上交錯得光怪陸離，恰如在俄羅斯人中間所時常見到的一般：——在生死關頭上，他能够自我犧牲，慷慨赴義，奮勇前進，還能够隨機應變；然而與這些夾在一起的，卻有大批的自負，野心與專橫，極易發作的怒火和大量的弱點，——世人多有的弱點。他厭惡一切品級比他更高的官員，用刻薄而諷刺的語句講論他們。對於一個被他認爲智能都在他之下的舊同僚，他是特別嚴苛的；然而那個舊同僚已經高升了，做着兩省的總督；在其中的一省，俾特列謝甫將軍還有着產業，所以也可以說他要倚靠他的對手。爲了報復起見，他嘲笑他，批評他所取的每一個步驟，把他所說的或是所做的事情都認作無能的頂點。將軍的本心雖好，卻會作惡意的嘲笑。總之，他歡喜占高位，他歡喜讚美和諂諛，他歡喜炫耀自己的聰明，他歡喜知道別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卻不歡喜別人知道他所不知道

的事情。雖則他的教育有一半是外國式的，他卻想擺俄羅斯貴人的架子。有着這些不融洽的要素，有着這些性格上的，顯著的大矛盾，他自然要遇到無數的不如意了，終於他祇好自動告退。他卻把這件事情歸罪於敵黨的陰謀，卻沒有責備自己的度量。在告退後，他仍舊保持着以往的威風。無論他著着燕尾服，大禮服或是外衣，他總是一樣神氣。他身上所有的一切，從他的聲音到他的一個小動作，都是命令式的，獨斷的；如果沒有引起下屬的尊敬，至少也要使他們感到畏懼。

戚戚科夫感到了兩樣：——尊敬和畏懼。恭敬的把頭側在一旁，他開口道：「我以爲自己理該到大人這裏來請安。對於在戰場上救過祖國的，顯赫的人們，我懷着至高的敬意，因之，我以爲親自到大人這裏來請安是我的義務。」

這一種接近別人的方法，顯然不是將軍所厭惡的。他和氣的點點頭，說：「幸會得很！請坐。您是在哪兒服務的。」

「我服務的地方，」戚戚科夫一壁說，一壁墜了下來，不坐在椅子的正中，卻坐在靠邊的一面，一手擱在靠手上。「是在「國庫局」開始的，大人；其後的

幾年，我做個各種的職司：我曾經在最高法院，建設委員會與海關裏服務。大人，我的一生可以喻作江中的一隻小船。我可以說，我是在憂患中生育的，我是在憂患中撫養的，我是在憂患中被人以襪襪包裹起來的；我不是別的，正是所謂憂患的化身。我從仇敵方面所受到的苦痛，真是言語所不能形容的。如今到了自己一生的所謂晚年，我正在找尋一個隱居的地方，以便消磨我的餘年。目前我就與大人的近鄰……。」

「與誰？」

「在替田尼柯夫家中，大人。」

將軍蹙起了眉頭。

「他非常抱歉，大人，他沒有表示過敬意。」

「對於什麼的敬意？」

「對於大人的，顯赫的功績，」威威科夫答。「他找不出適當的言語；他不知道怎樣補救自己的行爲。他說，「祇要我有機會……我就知道怎樣尊敬救過祖

國的人們……」

「噢！他是什麼意思呢？……什麼，我並不惱怒他，」將軍的面色和藹起來，「我倒真心歡喜他；我還相信他將來會成功一個很有作爲的人呢。」

「最有作爲的，」戚戚科夫附和着說，「他又會說話，又有敏捷的才思。」

「但他所寫的，大概是些無聊的東西，沒有價值的詩歌吧？」

「不，大人，不是無聊的東西。」

「那末是什麼呢？」

「他正在寫一部傳記……大人。」

「一部傳記！一部關於誰的傳記？」

「一部傳記……」這之間，戚戚科夫停了一歇，不知道爲了自己面前坐着一位將軍呢，還是爲了給予話題以更大的重要性，他接着道：「一部關於將軍們的傳記，大人。」

「關於將軍們的？那些將軍們的？」

『各式各樣的將軍們，大人，說得正確一些……就是本國的將軍們。』

『請您原諒，我有點弄不懂……您說的是什麼意思呢？他是關於某一時代的將軍們的呢，還是個別的傳記？講到俄維斯所有的將軍，還祇是講到那些參與一八一二年之役的呢？』

『正是這個，大人……關於那些參與一八一二年之役的。』

『那末，他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呢？我可以供給他許多新穎而十分有趣的資料。』

『他不敢，夫人。』

『多麼糊塗！爲了一句憨話……我可不是那種人。如果您要我去，我就親自去拜訪他。』

『這是他所不敢當的；他自己會來的。』威威科夫一邊說，一邊尋思道：『將軍們來得真巧，然而全是我信口胡謔出來的。』

一陣沙沙的聲音。一個內室的胡桃木門被打開了；門邊站着一個人兒，用

纖手握著房門的把手。如果有一幅被燈火映耀着的照相忽然在黑暗的房間裏出現，也不會像那個發著生命之光的人兒那麼使人驚異。她好像忽然出來照耀房間似的。恰如有道陽光跟著她到了房中一般，她忽然把天花板，檐板<sup>檐板</sup>和黑暗的角落都照得雪亮。她看似非常頤長；然而這卻是一個錯覺，而是由於她的特別纖弱，和從頭到端指的，全部肢體的融洽和均稱而想錯的。匆忙的披上的，完全一色的衣服披得十分風雅，好像爲了使她著得最美觀起見，彼得堡與莫斯科的裁縫們會商過一番似的。那也是一個錯誤。她的衣服是自己做的，而且做得十分隨便。她把素色的，裁好的衣料在兩三個地方縫紉一下，就把牠披在自己的身上。牠就有了許多美麗的殘積，竟致雕刻家見了，立刻會把她和所穿的衣服連同牠的殘積刻在大理石上。時髦而年青的太太們一立到她的旁邊，就像華美的木偶了。雖然從安徒爾，伊凡諾維支的速寫上，戚戚科夫差不多看慣了她的面貌，然而他仍舊茫然瞧着她。直到後來，這才發覺了一個缺點，就是太瘦弱了一些。

『讓我來介紹被我養嬌了的女兒吧，』將軍給戚戚科夫介紹道，『不過我還



不知道您的名字和父稱哩。」

「但是何必要知道一個沒沒無聞者的名字呢？」戚戚科夫說。

「名字總該知道的。」

「我叫保甫爾·伊凡諾維支，大人，」戚戚科夫說，把自己的頭略為側在一旁。

「尤靈伽，保甫爾·伊凡諾維支剛纔告訴了我們一個很有趣的消息。我們的鄰居替田尼柯夫並沒有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愚笨。他正在從事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一部關於一八一二年的將軍們的傳記。」

尤靈伽似乎立刻興奮而熱烈起來。「什麼，誰說他是愚笨的？」她連忙說道。「爸爸，除了您所相信的維希波哥羅莫夫以外，誰會這麼說呢？然而維希波哥羅莫夫卻是一個愚鈍而卑鄙的人呀！」

「怎麼說他是卑鄙的呢？他是愚鈍的，那倒是真的，」將軍說。

「他是卑賤而可惡的，而且愚鈍的，」尤靈伽連忙插嘴道，「誰會像他那麼

的對待自己的兄弟，把自己的姊妹從家裏趕出去的，誰就是可惡的。」

「不過這祇是講吧了。」

「人們不會無中生有的，爸爸，您是寬洪大量的；別人就沒有您這麼的好心。可是您所做的事情，有時候卻會使人想到相反的一面。雖然您明知某人是一個壞蛋，然而您仍會接待他；正爲了他有談天的口才，而且知道對付您的方法。」

「我的好孩子，我怎麼可以趕他出去呢？」將軍說。

「用不着趕他出去，但是爲什麼要歡喜他呢？」

「啊，小姐，」戚戚科夫對尤靈伽道，他把頭兒略爲側在一旁，而且和氣的微笑着，「就「基督徒」而言，應該得到我們愛護的，正是一這種人，」於是他笑着——這一次笑得頗爲狡猾——對將軍道：「大人，您可曾聽到過這句話：——

「愛好我們的醜聞，因爲任何人會愛好我們的清潔。」

「我從來沒有聽到過。」

「這是一則很有趣的逸事，」戚戚科夫狡猾的笑着：「在戈瑞祺公爵的領地

裏——大人，想必您也認識那位公爵的……」

「我不認識他。」

「……有一個管家，一個德籍的青年。他到城裏去呈報新添的農奴，繳付稅款，和料理其他的事務；他當然要賄賂法官們。他們歡喜得很，大家設宴款待他。因之，有一天，當他與他們一起進餐的時候，他說：「大人們，有空請您們到公爵的領地來。」他們道：「準定來。」不久之後，法院當局要調查屈緬耶伯爵的領地——那位伯爵，想必也是大人所熟識的。」

「我不認識他。」

「所有的法官們並不調查，他們一齊跑到伯爵的管家，一個老頭子的家裏，接連鬥了三日三夜的紙牌。茶酒當然是一徑備好在檯上的。老頭子厭煩起來。爲了請他們走開起見，他對他們道：「大人們，公爵的德籍管家就住在左近的地方，您們爲什麼不去探望他呢？」「哦，當然要去的，」他們說，於是就帶着酒意和滿面的鬚髭昏昏沉沉的跨上了一輛馬車，馳往德國人的家裏。——而那個德國人

呢，我得告訴大人，剛纔結過婚。他娶了一個小學畢業生，十分年青而且極其溫柔，——威威科夫在自己的面孔上表現出她的溫柔，——他們，他倆，正在嗅着香茗，悠然神往的當兒，門卻被打開了，他們這一隊人就搖搖擺擺的跑進去。」

『我猜得出——極妙的一班！』將軍笑道。

『那個管家大喫一驚，就厲聲問道，「你們來幹什麼？」「好！」他們說，「你好！」這麼說着，他們就扳起了面孔……「我們是爲了公事而來的！你們這裏，漏報了多少農奴，快把賬簿翻給我們看！」那個德國人弄得沒有辦法。他們就叫了證人來，縛住了他的兩臂，把他帶到城裏，此後的一年又六個月，他就被關在監獄內。』

『嘎啾，』將軍說。

尤靈伽緊捏着自己的兩手。

『他的妻子盡力營救他，』威威科夫繼續道：『但是——一個沒有閱歷的少婦有什麼用呢？虧得幾個仁慈的人們告訴她，教她和解這件事情的辦法。送了兩千盧

布給法官們，並直講定請他們去談客之後，他就被開釋了。在請客的中間，當他們，連他在內，都是十分高興的時候，他們對他道：「對於您從前接待我們的態度，您現在覺得可恥嗎？您從前要我們修光鬚髯，整齊的著着大禮服；不，您要愛好我們的醜態，因為任何人會愛好我們的清潔。」

將軍大笑起來；尤靈伽發出了一聲悲嘆。

「不曉得您怎麼笑得出來的，」她連忙說道：「可愛的臉孔罩上了陰沉的怒容……」

「這是最可恥的行動，爲了這，我不知道應該把他們押到什麼地方……」  
 「我的好孩子，我一點不以爲他們是正常的，」將軍說，「然而如果牠是有趣的，那末怎麼辦呢？——以後怎樣呢？「愛好我們的清潔？……」

「醜態，大人，」戚威科夫提醒他道。

「愛好我們的醜態，因爲任何人會愛好我們的清潔，」哈，哈，哈，哈！」  
 於是將軍魁梧的軀體就隨着笑聲而抖動起來。他的兩肩——曾經擱過肩章的兩肩

——聳動着，猶如肩章仍舊擱在牠們的上面。

威威科夫也笑了一陣，但是爲了尊敬將軍起見，他並不高聲大笑，祇是「嘻嘻，嘻嘻！」他也笑得發抖，不過他的兩肩並沒有聳動，因爲牠們從來沒有擱過肩章。

『我想這班鬚鬚滿面的傢伙一定很妙！』將軍說，仍舊笑着

『是的，大人，無論如何，連坐三日而不睡覺好像禁食一般，他們也精疲力盡；他們也精疲力盡了。』威威科夫說，仍舊笑着。

尤靈伽伏倒在一把低低的椅子上，用手蒙着可愛的眼睛，猶如爲了沒有人能夠分擔她的憤怒而煩惱着。她說：『我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然而這祇能使我憤怒吧了。』

三個人的心思真是非常紛歧的。一個被德國人的笨拙所引樂了；另一個喜悅惡棍們所玩的趣劇；第三個爲了有人泰然作惡而感到心痛。所缺少的，就是一個第四者，將這些說話考慮一下；——那些說話引起了一個人的大笑，也引起了另一個人的憂愁。因爲像這一種事情：——即使在他的墮落中，一個名譽掃地而日

趨沒落者還強要別人愛他，——有什麼意義呢？這是一種獸性呢？還是靈魂的微弱的呼籲呢？那靈魂在物慾的重壓下，仍舊打破了那逐漸堅硬起來的邪惡的外殼，仍舊哀求着：「兄弟，救救我吧！」又沒有第四個人；這個人以為同胞的，靈魂的毀滅是最可痛心的事情。

「我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尤靈伽說，她把自己的兩手從面孔上放下來。「我所能說的，就是牠使我憤怒吧了。」

「不過不要跟我們發怒，」將軍說，「這是不能怪我們的，讓我吻你走開，我還要換衣服進餐哩。——您諒必高興和我同喫的，」將軍忽然對威威科夫道。

「大人，祇是……」

「不必客氣，祇有一些菜湯。」

威威科夫謙恭的鞠了一躬。當他擡起頭來的時候，卻不見了尤靈伽，她已經走開了。一個澀着濃鬚的，高大的侍者站在她的地方，兩手拿着一隻銀質的大口水瓶和一隻面盆。

『您肯讓我在您的面前換衣服嗎？』將軍一面說，一面脫掉外衣，並且把襯衫袖子捲到肥壯的手臂上。

『老實說，大人，在我的面前，您高興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戚戚科夫說。

將軍梳洗起來了，像鴨子似的哼着鼻息，潑着水兒。肥皂水濺遍了整個的房間。

『牠是怎樣的？』他一面說，一面遇到的揩着肥壯的頭頸。『愛好我們的清潔……』

『醜觀，大人，「愛好我們的醜觀，因為任何人會愛好我們的清潔。」』

『妙極了，妙極了！』

戚戚科夫非常高興，他得到了一種靈感。『大人，』他說。

『唔？』將軍說。

『還有一個故事。』



「那是什麼？」

「牠也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不過對於我並不有趣吧了。真是有趣得很，如果大人……」

「什麼，那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的，大人，」其時，戚戚科夫向四面瞻望了一下，看見捧面盆的侍者已經走了，就開口道：「我有一個叔父，一個龍鍾的老年人。他有三百個農奴；祇有我一個承繼者。他自己不能夠照管他的領地，因為他是太老弱了；然而他也不肯把牠交給我。至於不肯交給我的緣故呢，卻是十分奇特的。「我沒有認清我的姪兒，」他說，「他或許是一個揮霍者；讓他顯出他是計個可靠的人，讓他先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三百個農奴，那末，我就肯將我的三百個交給他。」

「獸子！」

「這是很正確的批評，大人。但是試想我現在的處境，」說到這裏，戚戚科夫放低了聲音，好像講一件祕密事情似的說道，「大人。他有一個管家；那個管

家還有孩子。如果我不想方法防備，就會被他們侵占。」

「那個愚蠢的老頭子活昏了，——就是這些麼，」將軍說，「可是我還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助您哩！」

「我所想到的是：從現在起到新的戶口表送進法院時止，占有大宗土地的人們，一定在現存的農奴之外，還有許多已經過世而死掉的……因之，如果大人肯訂立一份正當的買賣合同將他們轉讓給我，恰如他們是活着的一般，我就可以將這份合同拿給老頭子看，那末，他祇好把承繼權交給我了。」

聽到這裏，將軍哄笑起來，——這種笑聲，真是難得聽到的，——就此笑倒在一把安樂椅上，把頭轉向後面，他幾乎閉了氣。全家都喫了一驚。侍者在門口出現。他的女兒驚慌的奔到房間裏。

「爸爸，什麼事呀？」

「沒有什麼，我的好孩子，哈，哈，哈！走吧，我們就來喫飯了。哈，哈，

哈！」

此後，將軍不時哄笑起來，而且愈笑愈響，響徹了高大而發着回音的將軍府，從前廳一直響到最末的一間。

威威科夫有些不安起來；他靜候這一次狂喜的結束。

『啊，我的好朋友，您得原諒我！這一定是魔鬼在捉弄您，使您要用這樣的計策。哈，哈，哈！爲了順從那位老先生而用死掉的蒙騙他。哈，哈，哈！您的叔父，您的叔父！您會把他弄成多麼笨的馱子呀！』

威威科夫多少有一些窘；況且面前立着張大了嘴巴突出了眼睛的侍者。

『大人，使您大笑的事情卻使我落淚，』他說。

『原諒我吧，我的好朋友！您幾乎害得我笑死了。不麼，當您把三百個農奴的買賣合同拿給他看時，我情願出五十萬盧布看一看他的嘴臉。他可是很老了吧？他今年幾歲了？』

『八十歲，大人。不過這是一件私事，我想……』威威科夫鄭重其事的瞧着將軍，同時偷看着侍者。

『你去吧，我的好傭人。你即刻就可以回來的，』那個蓄着濃髯的大漢就退了出去。

『真的，大人：這是一筆十分奇異的交易，所以我不願意把牠張揚開去：』

『當然，我很懂得的。這個老頭子多麼笨呀！八十歲的人還會做出這樣愚笨的事情！他的相貌怎樣？他是矍鑠的嗎？他的兩腿還跑得動嗎？』

『跑是跑得動的，不過十分喫力吧了。』

『多麼笨呀！他還有牙齒嗎？』

『還剩兩粒，大人。』

『真是一匹驢子！我這樣說，請您不要生氣。您得知道他真是一匹驢子呀！』

『對極了，大人。雖則他是我自己的一個長輩，要承認您的說法，我是很痛苦的；但是他自然是一匹驢子。』——然而讀者也許猜得到：這個承認對於戚戚科夫是一點也不痛苦的，尤其是他有否一個叔父，還是可疑的，——『因之，如

果大人肯……」

『把我的死魂靈給予您麼？爲什麼不呢，爲了這樣的一個計策，我情願把他們運地面等都給予您！您不妨把整塊的坎地帶去。哈，哈，哈！試想這個老頭子！哈，哈，哈！多麼笨呀！哈，哈，哈，哈！』將軍的笑聲重新響徹了整個的府邸。

（這裏原稿缺掉一段。）

## 第三章

當戚戚科夫重新到了田野之間的時候，他想到：『不，等到我把事情都辦妥了，真的成了一位富翁的時候，我不要那種辦法。我要僱傭一個良好的廚子，購買一宅設備得非常完善的住宅，把牠佈置得井井有條。我要使出入相抵，逐漸積儲一筆款子給我的子女，祇要託上帝的福，妻子給我養下些後代，——唉，你們這兩隻呆鳥！』

賽立方與彼得羅維卡都從車臺上回過頭來。

『你們駛到那裏去？』

『什麼，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您不是親口告訴我們的麼，——到柯希卡瑤夫上校家裏去，』賽立方說。

『路徑問過了嗎？』

『什麼，保甫爾，伊凡諾維支，老爺親眼看見的，我一徑忙着料理馬車，那

末，……我祇能看到將軍的馬廐，不過彼得羅維卡問過車夫的。」

「那末，你就笨透了！教你不要依靠彼得羅維卡；他是一個笨伯。」

「路徑並不怎樣難，」彼得羅維卡說，向威威科夫瞧了一眼。「除了下山的時候，我們要一直朝前駛之外，就沒有什麼了。」

「除了白蘭地之外，你一定沒有飲過什麼東西。用不着猜，你現在又喝醉了。」

聽到話題轉到了這裏，彼得羅維卡祇是皺着鼻子。他原想說自己從未喝過酒，但是他覺得要是這樣說，未免不大體面。

「趁着馬車趕路是舒適的，」魯立方回轉頭來說。

「什麼？」

「我說，保甫爾·伊凡諾維支，老爺趁着馬車趕路是舒適的，牠比四輪車好，他是不大顛簸的。」

「趕路吧，趕路吧，誰問你這個？」

賽立方一壁鞭策着馬匹，一壁對彼得羅惜卡發表高見道：『你聽見過嗎？據說：這位柯希卡瑤夫先生把他的農奴著得像德國人一樣。遠看起來，就認不出他們是那一國人，他們仙鶴也似的，昂頭闊步的行走着，猶如德國人步行時一般。女人們的頭上也不圍什麼汗巾，或是縛一條束髮帶，卻戴着一種德國式的蓋保，**■**你知道，德國女人是戴着蓋保行走的。一頂蓋保，你知道，牠就叫做蓋保，——這是一種德國物事，你知道，一頂蓋保。』

『我想看見你著得像德國人一樣，而且戴着一頂蓋保。』彼得羅惜卡說，乘機嘲弄着賽立方，並且露齒而笑起來。可是在他笑着的時候，他的臉相真是尷尬得很；絲毫沒有露齒而笑的模樣，卻像一個患着重傷風的病人，心想打嚏卻是打不出來，於是就保持着一副心想打嚏的，呆板的表情。

戚戚科夫從低處望到他的面孔，一邊看他做些什麼，一邊自言自語道：『他是一個美男子，他也自以為漂亮哩！』我必須申明一下：——雖則保甫爾·伊凡

**■** Kapor 的意義是帽子。



諸維支真的以為彼得羅卡正在顧影自憐，實則，後者有時候連自己有一隻面孔都會忘記得一乾二淨哩。

「保甫爾·伊凡諾維支，」賽立方說，從車臺上回過頭來。「您應該想到問安徒爾·伊凡諾維支換一匹馬，把這匹阿花掉給他；他和您這樣親近，一定不會拒絕您的。至於這匹阿花呢，真是一匹混帳的畜生，祇是一個累贅罷了」。

「趕路吧，趕路吧，不要囉嗦了！」戚戚科夫口裏雖然這麼說，心裏也在思忖：「真的，真是可惜的，我會沒有想到牠。」

這之間，輕捷的移動着的馬車輕易的奔馳着；輕捷的駛上了山岡，雖則沿路有幾個崎嶇的地方；輕捷的趕下了山岡，雖則四叉路口有幾道峻峭的斜坡。他們正在下山。馬車經過了草地，彎曲的河道與水車。望望遠方，他們瞥見無數的沙土，一簇一簇的白楊如畫的排立着；看看身邊，楊柳，赤楊與銀楊飛快的落在馬車後面。他們的細枝觸着賽立方和彼得羅卡的臉孔，接連的撞落後者的帽子。這個含怒的僕人從車臺上爬下來，咒詛着這些可惡的樹木與牠們的種植者；可是

始終想不到把自己的帽子戴得牢一些，或是索性把牠執在手裏，一徑巴望着不要遇到同樣的事情。他們繼續前進，樹木越來越多而且越近了。駛過了一簇樺樹，白楊與赤楊之後，就是一個廣大的森林。陽光被遮住了。林中有着黑黝黝的松，杉。這個無邊無際的森林越發繁密起來，而且昏暗得像黑夜一般。驀地，在樹木中間，到處閃爍着亮光，恰如水銀瀉過，或是妝鏡掠過樹身與枝子。森林裏明亮起來，樹木也疏朗了一些。他們聽到了呼喊之聲以後，忽然有個湖出現在他們的面前。湖裏有三哩見方的，白茫茫的一片清水，繞湖種着許多樹木，而湖造着幾間小屋。約摸有二十個人站在湖中，——湖水漫到他們的腰部，兩肩或喉嚨，——正在把一頂網兒拖到對岸去！其中有一個身寬幾乎和身長相等的，滾圓的，活像一隻西瓜的漢子正在迅速的游泳，叫喊着，命令着每一個人。他非常胖，無論如何是不會淹死的；即使想翻個筋斗，泗到湖底，湖水也會把他送到上面。如果兩個漢子坐在他的背上，他也會像一個頑強的水泡似的浮着不動，至多哼上幾聲，用嘴巴和鼻子吹起幾個水泡吧了。

「保甫爾·伊凡諾維支，」賽立方說：「從車臺上回過頭來。『那一位一定是柯希卡瑞夫上校了。』」

「你怎麼猜是他呢？」

「因為他的皮膚比別人的白嫩，他又比別人肥胖一些，尊嚴一些，正如一位紳士。」

這之間，他們聽得更加清晰了。那位西瓜也似的紳士正在以搖曳的聲調喊道：

「把牠遞給柯士瑪，但尼斯，把牠遞給他，柯士瑪，從但尼斯手裏把網頭接過來。老福瑪，朝小福瑪站立的那邊拖。朝右拖，朝右拖。住手，住手，該死的！你們把我沿着肚臍捉住了。你們把我纏在網裏了，我告訴你們，你們昏了！你們把我捉在網裏了！」

那些在右邊拖網的漢子停住了，因為發生了一件空前的意外事情：他們的主人被捉住在網裏了。

「喂，」賽立方對彼得羅維卡道：「他們把自己的主人像一尾魚似的捉住了」

那位紳士掙扎着，想解開身上的束縛。他翻轉身軀，朝天浮着，卻被纏得更加緊了。爲了恐怕把魚網撕破起見，他同捉住了的魚兒一起游泳，並且教傭人們給他縛一道繩索。縛好了之後，就把繩索擲到岸上。站在岸上的，二十個左右的漁夫接住了以後，就小心翼翼的把他拉過去。當他到了淺水的地方，紳士就站立起來，——周身罩着網眼，猶如女人的織手戴着鏤空的夏天手套一般，——朝上觀望，就瞧見了沿堤駛下來的馬車和裏面的趁客。看見來了一位客人，他就向他點頭。成成科夫脫下帽子，恭敬的在車上回禮。

「飯喫過了嗎？」紳士一邊招呼，一邊同魚兒一道滾到岸上。他把一隻手搭在眼睛上，遮蔽陽光，另一隻手照着梅狄茜凡納斯（一）出浴時的姿勢。

「還沒有哩，」成成科夫說。

（一）羅馬神話裏美和愛慾的女神凡納斯的一種雕像，一手當胸，一手放在胸腹之間。

『那末，你就該謝謝司士爺。』

『哦，爲什麼呢？』威威科夫好奇的問，把自己的帽子擎到頭上。

『爲什麼嗎？請看，』紳士說，他站在岸上，腳邊全是各種鱈魚；牠們掙扎着，從地面上跳起了一碼多高。『這些算不得什麼，不要看這些。那邊的一尾才算得捕獲品哩。老福瑪，拿鱈魚出來看。』兩個壯健的農夫從桶裏拖出一尾大魚。

『牠不是一個小玉爺麼，我們從潭裏捉來的。』

『是的，真是一個魚王！』威威科夫說。

『當然會的，您別前駛，着跟我就來。車夫，穿過圍園，就朝那條低一些的路駛。小福瑪，你這個蠢物，你去，開圍門去。我立刻就來，在您有工夫向周圍觀看一下之前就來。』

『這個上校是一尾鱈魚，』威威科夫想。馬車馳過了漫長的隄岸之後，就駛近了小屋，這些小屋，有的像一羣鴨子似的散佈在山岡的斜坡上，有的像蒼鷺似的挨排樹立在山腳下，到處掛着魚籃，網罟和絞轆。小福瑪打開了圍門。馬車就穿

過茶園，趕到一片廣場上，鄰近一座古舊的，用木料造成的教堂。主人的私邸和牠的毗屋就造在比教堂過去一些的地方。

「喂，我來了，」旁邊起了一種聲音，威威科夫向周圍觀看一下，就瞧見那位肥胖的紳士趁了一輛四輪車駛到自己的身邊。他著着一件草綠色的紫花布上衣，黃色的短褲，像願必達（一）似的赤裸着頭頸，領帶也不繫。他側坐在四輪車上，坐位都被他占滿了。威威科夫正想和他談話，胖子卻已不見了。四輪車駛到了別地方，又聽到了他的聲音：「把梭子魚和七尾鯉魚拿到我的蠶物，廚子哪兒去；把鱈魚捉到此地來，讓我把牠放在車上帶回去吧。」接着，又是一陣賊聲：「大爾瑪和小爾瑪，柯士瑪和但尼斯。」

當威威科夫趕到門口的時候，不由得大喚一驚；原來那位肥胖的紳士已經站在階沿上，伸着兩臂迎接他。他怎麼來得及奔到這裏呢，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他們互吻了三次，先在一邊面頰上，然後在另一邊面頰上。

(1) Cupid, 希臘神話中的愛神。

「大人教我問候您，」威威科夫說。

「那一位大人？」

「您的親戚亞歷山大·田緬屈利維支將軍。」

「亞歷山大·田緬屈利維支是誰？」

「俾特列謝甫將軍，」威威科夫答道，心裏有些詫異起來。

「我可不認識他呀，他是一個陌生人哩。」

威威科夫是越發驚奇了。

「這是怎麼的？無論如何，我想我是在和柯希卡瑤夫上校交談吧？」

「我叫畢特爾·彼得爾維支·畢德，」雄壯的紳士把他驚住了。

威威科夫弄得沒有辦法。

「嗶啾！這是怎麼弄錯的，你們這兩隻呆鳥？」他對賽立方和彼得羅維卡道。

前者坐在車臺上，後者立在車門口，兩人都驚奇得瞠目結舌。「你們是怎麼弄錯的，你們這兩隻呆鳥？教你們駛到柯希卡瑤夫上校哪兒去，……這位卻是畢特爾

·彼得爾維支·畢德！」

「伙計們弄得妙極了，」畢特爾·彼得爾維支說，「我另外賞一杯燒酒和一條魚羹給你們。快把馬匹卸下來，跑到僕役室去吧！」

「真是抱歉得很，」威威科夫鞠着躬說，「這樣一個出乎意外的錯誤。」

「不是一個錯誤，」畢特爾·彼得爾維支熱烈的說，「這不是一個錯誤。您先看一看菜餚怎樣，再說這是否一個錯誤吧。請進來，」說着，他拉了威威科夫的手臂，請他進去。

爲了恭敬起見，威威科夫側了身軀走，好讓主人與他一道進去；然而這種禮貌是自費了。雄壯的紳士是不能夠與他一起跨過門限的，況且他早已走開了，祇聽到他在天井裏面發話：

「什麼，大福瑪在幹些什麼？爲什麼還沒有來呢？希姆萊，你這條懶蟲，跑到蠢物厨子哪兒去，教他趕快把鱒魚煮起來，把軟魷與硬魷，魚雜與魚鱈，放在湯裏，把鯉魚浸在醬汁內。龍蝦呢，龍蝦！小福瑪，你這條懶蟲，龍蝦在那裏？」



龍蝦，我所說的龍蝦呢？」好久之後，他還聽到「龍蝦，龍蝦，」的喊聲。

「唔，主人忙着哩，」戚威科夫一邊說，一邊坐在一把安樂椅上，眺望着四周的牆壁和屋隅。

「我又來了，」肥胖的紳士說。他帶了兩個少年進來；他們穿着淺色的夏服，瘦削得好像柳條，差不多比畢特爾·彼得爾維支長了十足的一碼。

「這兩個是小兒，是中學生，現在是放暑假回來的。厄柯拉謝，你留在這裏陪客人；至於你呢；亞歷瑞謝，你跟我來。」於是畢特爾·彼得爾維支·畢德又不見了。

戚威稱夫由厄柯拉謝招待着。這個少年是歡喜饒舌的。他告訴他：自己學校裏的功課教得並不怎麼好，教員歡喜有一種學生；——這一種學生的母親餽贈最貴重的禮品給他們，——戚威駐紮着一團英格蘭曼斯干驃騎兵，維維司基大尉的坐騎比上校的好；可是維瑞姆賽夫中尉卻比大尉騎得好多了。」

「你且告訴我：你父親的領地現在怎樣呢？」戚威科夫問。

「被我押掉了，」做父親的親自答道，他重新回到了客廳。「牠被我押掉了。」  
「爲什麼把牠押掉呢？」威威科夫問。

「哦，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如今大家都在抵押了，我爲什麼不看樣呢？據說這是有利可圖的。況且我一向住在這裏也住厭了，我想去看一看莫斯科。」

「獸子，獸子！」威威科夫想：「他會把財產蕩光，把兒子養成揮霍者。還是住在鄉間吧，你這個笨伯。」

「您在想些什麼，我知道，」畢德說。

「什麼？」威威科夫不安的問。

「您在想：「他是一個獸子，他是一個獸子，這一個畢德！他請我喫飯，卻等到現在還沒有把菜餚搬出來，」馬上就好了，我的敬愛者，瞧吧，一個剪短了頭髮的姑娘還沒有編好髮辮，菜餚就搬出來了。」

「爸爸，派勒東·必漢老維支來了，」在窗口眺望着的亞歷瑞謝說。

「騎着一匹棗騾，」尼柯拉謝插嘴道，僵僵着身體向窗外瞻望。「亞歷瑞謝，

你以為牠比我們的灰色馬好嗎？」

「好嗎，不，不過牠的步子是西樣的。」

他們就此辯駁起來，爭論着賽騾和灰色馬的脚力。這之間，一個脩短合度的鬚髮光亮，眼珠烏黑的美男子跑了進來；後面跟着一匹張着大口，響着銅鈴的凶狗。

「飯喫過了嗎？」胖子問。

「是的，喫過了，」客人說。

「怎的，您來和我開玩笑嗎？」畢德怒沖沖的說。「誰要您喫過了飯來呢？」

「那末，畢特爾·彼得爾維支，」客人笑道，「不要着急，老實說，我在喫飯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喫過呢。」

「今天捉住的魚兒真多，您總該在旁邊瞧見才好。我們拖上了一尾碩大無比的大鱸魚，還有無數的鯉魚。」

「聽起來，真教我羨慕，」客人說，「千萬教導我，怎樣才能得到與您一樣的



的表信固然使他更加美麗，但是儘管有着這些笑意和表情，他還是沒精打采而昏昏沉沉的。他像是一隻腐爛的屍身，既沒有情緒，又沒有興趣，更沒有激動給他留下一些皺紋，可是牠們的缺少，卻使他沒精打采了。

「其實說，」威威科夫湊近道，「有一種像您這樣的風采，——要是您不會見怪的話，——我也弄不懂。您怎麼會感到無聊的。當然，您或許有許多緣故：缺少金錢或是由於惡人們而起的煩惱，因為世上真的有一種惡人，他們簡直像圖謀別人的性命。」

「可是我並沒有這種事情，」派勒圖諾夫說，「您也許不會相信的；有時候，我竟想遇到這些事情，使我有點憂慮和煩惱；譬如，我甚至希望別人惱怒我，但是沒有，我感到無聊，就是覺得無聊罷了。」

「我弄不懂，也許您的領地不大，也許您的農奴太少。」

「哦，不是的。我的哥哥和我共有二千畝田，一千個農奴。」

「有了這些。這要覺得無聊，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了！也許您的領地荒蕪不繼

？也許他的收成不好，或是死亡了許多農奴？」

「不，相反的，什麼都很好。我的哥哥是一個出色的管理者。」

「我弄不懂，」威威科夫聳着兩肩說。

「唔，我們就把他的抑鬱趕走吧，」主人說，「亞歷瑞謝，快到廚房去，叫廚子趕快把魚肉饅頭拿出來。懶蟲希姆萊和賊胚安多式加都到哪兒去了？爲什麼還沒有把冷盆搬進來呢？」

但是門打開了。懶蟲希姆萊和賊胚安多式加拿了檯布進來，鋪好檯子，就擺上一隻盤，盤裏裝着顏色不同的六種酒；周圍放着一連串的碟子，盛着果子醬，乾酪與各種的鹹菌；還從廚房內端出一道用東西蓋着的菜餚，人們可以聽見牛酪在盆子裏吱吱的發響。懶蟲希姆萊和賊胚安多式加都是敏捷而出色的傢伙。主人替他們題了這些神號，祇爲了不用混名差遣他們未免平淡而呆板吧了。主人是絕對不歡喜平淡與呆板的。他是仁慈的，卻歡喜用硬性的字眼。幸而僕人們也不會計較。

用過了冷盆，就是正菜。這時候，和善的胖紳士真的成了一個專制的君王。一看見客人的盆子裏祇剩了一塊，他就在旁邊添上一塊說：「人類或飛禽是不宜獨處的。」如果客人喫完了兩塊，他就擡上第三塊說：「兩有什麼好呢？上帝是歡喜二位一體的。」如果客人把三塊完全吞下了，他就會說：「那裏有三輪的車子呢？誰會造三角形的房屋呢？」對於第四塊，他又有一種說法，就是對於第五塊，也有的。

有一道菜，威威科夫差不多喫了十二塊，心想：「唔，主人不覺得再擡了肥。可是他錯想了，主人一聲不響的在他盆子裏放上了一塊炙酥的牛排，一塊帶着腰子的，最好的牛排，而且是用極嫩的仔牛肉做的。」

「那一頭仔牛是用牛乳喂養了兩年的，」肥胖的紳士說，「我照管牠，猶如照管自己的兒子一般。」

「我喫不下呀，」威威科夫說。

「先試試着，再說吃不下的了。」

「實在喫不下了，這裏沒空地方了。」

「唔，您知道，教堂裏已經沒有空地方了，但是市長一調，就有地方了；然而那教堂卻是擁擠得很，連一隻蘋果都不能夠墜到地板的呢。您且試試看：這一塊好像一位市長哩。」

威威科夫真的就起來了。他自然是一位市長，瞧則看似塞不下去的，終究找到了地方。

對於酒呢，也是一樣的。當他收到押款的時候，畢特爾·彼得爾維支就鋪下了可喝十年的美酒。他不住的斟着，客人不喝的，就倒給亞歷瑞謝與尼柯拉謝。他們祇管一杯又一杯的一口喝盡，而且會若無其事的站起來，好像不過喝了一杯白開水似的。至於客人們呢，那就兩樣了。他們喫力的，接到了陽臺之後，就祇好醉倒在安樂椅上；主人正坐到自己的坐椅，上上可以容納兩個人的坐椅，上上就睡熟了。他的壯健的軀體就成了一部鐵匠的風箱。他從背已張開着的嘴巴和鼻子，發出各種的聲音；這些聲音在邊流行的音樂裏都聽不到，好像所有的樂器。



都在發音：銅鼓聲，笛子聲，還有一陣奇異而斷續的聲調，宛如狗叫……

「他在吹口哨吧？」派勒圖諾夫說，威威科夫笑起來了。

「當然？如果一個人喫得這樣飽，派勒圖諾夫說，『他怎能覺得無聊呢？他不過睡熟吧了。』」

「是的，」威威科夫懶洋洋的說，眼睛似乎小了許多。「要是您不會見氣的話，我仍舊弄不懂：您怎麼會感到無聊的。消遣的方法可不少。」

「譬如？」

「不是麼？」一個青年是什麼都可以玩的，您可以跳舞，您可以看一種樂器……您也可以結婚。」

「結婚！和誰結婚呢？」

「在鄰近的地方，總有幾個動人的，富有的閨女。」

「沒有，沒有的。」

「那末，就到別地方去追求吧。去遊歷一下。」這時候，威威科夫忽然起了一

個適意的想頭；眼睛也張開得大些了。「啊，有了一個極好的方法，」他一面這樣說，一面注視着派勒圖諾夫。

「什麼方法呢？」

「旅行。」

「教我到哪兒去遊玩呢？」

「如果您有工夫，就和我一道走罷，」威威科夫說，同時瞧着派勒圖諾夫尋思道：「這是合算的，旅費可以由兩人分担；至於馬車的修理費呢，可以完全歸他担任。」

「那末，您預備到哪兒去呢？」

「哦，教我怎麼說呢？我並不是全然爲了本身，倒是大半爲了別人而旅行的。俾特別謝甫將車，我的好朋友，也可以說是我的恩人，託我探望幾個親戚；探望親戚固然重要，不過一小半也是爲了本身而旅行的；爲了見見世面，看看人們的活動，隨便您怎麼說，這總是一冊活的書本，也是一種學問。」

派勒圖諾夫考慮起來。

這之間，戚戚科夫想道：『這真是合算的。我可以使他担負全部的旅費，簡直可以用他的馬匹出發，讓我的養在他的馬廄裏，還可以趁了他的馬車出去。』

『唔，爲什麼不出去遊玩呢？』派勒圖諾夫也在想：『這也許會使我振作起來。我在家裏也不要做什麼事情，樣樣都有哥哥照管，一點不會紊亂的。總之，我爲什麼不出去尋些樂趣呢？』

『那末，您贊成到我的哥哥哪兒去耽擱兩天嗎？』他高聲說道，『否則，他不會讓我出去的。』

『願意極了，就是三天也不要緊。』

『那末，就此約定了！我們走吧，』派勒圖諾夫說，有些興奮起來。

『好極了！』戚戚科夫拍手道，『我們走吧！』

『到哪兒去？到哪兒去？』主人剛巧醒來，就張開了眼睛瞧着他們問：『不，紳士們，我已經吩咐他們把車輪卸下了。至於您的馬匹呢，派勒東·密漢老維支

，已經在十里之外了。不，今晚您們總得留在這裏，等到明天喫了早餐再走吧。

「嘎啾！」戚戚科夫想。派勒恩諾夫並不作聲，他曉得畢德的脾氣，是拗他不過的。他們祇好留下。然而卻因此而賞鑑了一個稀有的，春天的晚上。主人備了一隻船，請他們去遊河。十二個划手用了二十四枝槳，在唱歌聲中，把他們送過平滑如鏡的湖面，划到一條兩旁都是斜岸的大河。河面上沒有一絲兒的漩渦。船裏備着茶點和麵包。船兒不住的穿過爲了捕魚而設的，橫截河流的繩索。在進茶點之前，主人脫了衣服跳到水中，在哪兒，他轉動了兩個鏡頭，和漁夫們一道嚷着，喊着大福瑪與柯士瑪；等到叫喊和胡鬧得心滿意足而且在水中浸得冷癢了之後，這才回到船上用茶點，胃口好得使別人老是羨慕的注視着他。這時候，太陽已經下山；天空澄清而透明。岸邊起着喊聲。代替漁夫們嚷着的，是那些在河邊沐浴的，成羣的少年；濺水聲和嘻笑聲一直響到遼遠的地方。槳手們努力把二十四條槳划了一回之後，突然把他們舉在空中，船兒就輕如飛禽一般的滑過了平靜

如鏡的水面。一個活潑而壯健的青年，坐在從船尾數起的第三位上，用清朗的聲調唱起歌來；另外有五個人和着唱，還有六個人加入合唱。歌聲就湧了出來，有如俄羅斯一樣的無邊無際。唱歌者用兩手捫着自己的耳朵，好像自身也消失在這的無窮無盡之中了。聽着這種音樂，一個人就會感到自由而閒適，威威科夫想：「啊，日後，我總要有這樣的一個鄉村。」

「哦，這種淒涼的歌聲有什麼好聽呢？」派勒圖諾夫想，「牠不過使我更難沮喪吧了。」

等到他們划回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在昏暗中，螢兒打着不再反映天空的河水。兩岸有着隱約可見的燈光。當他們靠岸的時候，月亮剛剛上昇。到處有着漁夫，他們正在用三脚架煮鱸魚湯，以及還會動彈的河魚。什麼都回到了家裏：鵝，牛，羊早已返舍，就是牠們所攪起的塵土也重新落到了地上。至於趕回牠們的牧人呢，都立在門口，等着牛奶，候着別人請他們去喝魚湯。到處有着嘈雜的人聲，本村和遠鄉傳來的狂吠。月亮已經上昇，逐漸把黑暗的地方照亮了；等到

後來，什麼——湖和小屋等——都落在月光之中。火光黯淡了一些。在月光下看起來，一縷縷的炊煙都是銀灰色的。亞歷瑞謝與尼柯拉謝在他們的旁邊疾馳而過，騎着雄壯的馬匹一先一後的馳騁着，揚起了許許多多的塵土，多得像一羣綿羊所攪起的一般。

『哦，日後，我真的應該有這樣的一塊領地！』威威科夫想。他重新見到了嬌妻與小威威科夫們的幻想。在這樣動人的晚上，誰的心兒不會熱起來呢？

在進晚餐的時候，他們又喫得太飽了。當保甫爾、伊凡諾維支退到給他睡覺的房間。躺在牀上的時候，他摸着自己的肚子。『脹得像一面鼓哩！』他說，『市長跳不進去了。』真是湊巧得很，主人的臥室就是毗連的一間，牆壁又是薄薄的一層，所以主人的說話，他都聽得見。雞則說是安排明天一早就開出來的午餐，他卻吩咐廚子預備一桌豐盛的晚餐，而且叮囑得多麼周到呀！連一個食慾不振者都會饒起來的。他一面嘖嘖的擦着嘴巴，一面不住的說道：『不過要灸得好，浸得透。』同時，廚子一徑以游則而高昂的聲調說：『是的，老爺，我會做的，那

個我也會做的。」

「再做一個四角形的魚酥餅，在一個角上，放些鱈魚的臉肉和魚膠，在另一個角上，放些蕎麥粉，香菌，葱和新鮮的魚鱈，以及魚腦等，——你知道了嗎？……」

「知道了，若爺，我會做的。」

「還要在一邊塗上些色彩，在另一邊塗得淡一些。還要把反面烘起來，把牠烘得透，你懂得嗎？那末，整個餅就會鬆脆，就會吸透了鮮汁，那末，才可以入口就化。」

「見鬼，」成成科夫一面想，一面轉了一個側。「教我怎麼睡得着呢？」

「給我做一個布丁，當中放一塊冰，使牠脹起來。至於鱈魚的作料呢，也要辦得登盛。配些龍蝦與略為煎過的小魚，把小香魚塞到牠的肚子裏，還要加些碎肉，燻菜，香菌與蕪菁，胡蘿蔔和大豆，還有四種蔬菜嗎？」

「還可以加些切成星形的甘蔗與甜菜根，」厨子說。

「對的，加些甘蔗與甜菜根；我來告訴你：用什麼作料加到那道灸……」

「我用不着想餓煞了，」戚戚科夫說。轉了一個側之後，他把頭兒緊緊的靠著枕頭，拖起蓋被蒙着牠，想不再聽到什麼；但是在蓋被下面，他仍舊不住的聽見：「還要炙得好！」「要烘得透。」等到主人講起火雞的時候，他總算睡着了。

第二天，客人們實在喫得太飽了，弄得派勒圖諾夫不能夠騎馬回家，他的馬匹由畢德的馬夫送回去。他們趁上了馬車。派勒圖諾夫的愛犬亞俾懶洋洋的跟在後面，牠也喫得太飽了。

馬車一離開庭院，戚戚科夫就說道：「菜餚實在太多了，真是狼吞虎嚥似的。派勒東、密漢老維支，您感到不舒服嗎？車子原是很舒適的，如今忽然變得舒適了。彼得羅惜卡，你一定愚蠢的把行李安排過了？好像到處放着許多籃子似的。」

派勒圖諾夫笑了起來：「我明白的，」他說道，「畢特爾。彼得爾維支把牠們塞在車子裏給我們路上用的。」



「對極了，」彼得羅惜卡說，從車臺上回轉頭來。「他教我把牠們——盛着肉餡餅和百果餅的籃子，——都放在車裏。」

「真的，保甫爾·伊凡諾維支，」養立方說，與高采烈的從車臺上回過頭來。

「真是一位最尊貴的先生，而且是最慷慨的——他每人償一杯香檳給我們，讓我們嗅嗅上的飯菜，極好的飯菜，頂頂好喫的。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可貴的先生。」

「看他滿足了每一個人，」派勒圖諾夫說，「但是老實告訴我，還有工夫嗎？我想到七八哩以外的一個村落裏灣一灣，到我的姊姊與姊夫哪兒辭別一聲。」

「好的，」戚戚科夫說。

「您不會白去的，我的姊夫是非帶出色的。」

「在那方面呢？」戚戚科夫問。

「他是國內最幹練的田地經營家。還祇在十年之前，他不過出了兩萬盧布買進一塊荒蕪的土地。如今被他經營得非常好，可以收到五十萬盧布了。」

「能幹極了——這種人的生活方式是應該讓人取法的，我十分，十分願意與他

結識。不知道他姓什麼？」

「司庫郎佐葛羅。」

「他的本名與父稱呢？」

「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

「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司庫郎佐葛羅。我很願意認識他。從結識這種人上，是可以得到許多學問的。」於是威威科夫闢起司庫郎佐葛羅，從派勒圖諾夫嘴裏所聽到的事情，真是值得驚羨的。

「看呀！」派勒圖諾夫指着田畝說，「他的土地從這裏起始。您即刻就看得那牠與別人的完全兩樣。車夫，現在你要朝右邊駛了。您看見那叢小樹嗎？牠們是種起來的。在別人的地裏，就是種了五十年，也不會有那麼高，但是牠們卻在八年之內長了起來。看呀，到了那邊，樹林終止而稻田起始了。在另外一百五十畝的土地裏，又是樹林了；那些樹木也是由蘆葦叢大的，接着又是稻田了。您看那些稻田，牠比任何地方的都結實呢。」

「是的，我看見的。但是他怎能做得這樣好呢？」

「唔，您必須問他本人。他是無所不會的。他什麼都知道。您再也找不到這樣的人了。他不但懂得那一種地土宜於種植那一種東西，而且知道那一種東西應該種在那一種的旁邊，那一種穀物必須種在那一種樹木的旁邊。遇到旱災的時候，我們的田地都龜裂了，但是他的田地並不。他計算田裏所需的水量而種植相當的樹木。對於他，什麼都有着二重功用：森林是木材，也能以牠的枝葉與樹蔭改善土壤。」

「真是一位可欽佩的人物，」威威科夫說，同時好奇的瞧着田地。

什麼都安排得非常妥當。樹木圍着籬笆，畜牧場也是很有意思的圍在裏面，而且弄得非常好，真是值得欽佩的，穀物堆得很高，到處是富足和豐饒。人們即刻可以看出這裏有着位理財大王。馬車駛上了山岡，迎面就見一個廣大的村落散播在三座丘陵上。在這個村落裏，什麼都是興盛的：平整的街道，堅固的小屋；如果什麼地方停着一輛裝貨車，那輛車子總是簇新而牢固的；如果他們遇到一

頭馬匹，那頭馬匹也像是飽滿的。有角的母牛也像挑選出來的樣種，甚至連農奴的豬羅都是而團團的像一個個。顯然的，這裏住着的，都是些俗諺所謂以鐮刀掘銀子的農夫們。這裏沒有英國式的公園，沒有園亭，沒有小橋，沒有別出心裁的東西，沒有一點佈置園亭的技術。一排漁夫的場地從小屋起一直伸展到大廈為止。在大廈的後背，有一座瞭望臺，不是爲了眺望風景，卻是爲了瞭望工作的情形和工作的地點而設置的。

他們一直駛到大廈面前。主人不在家裏；出來迎接他們的，是他的妻子，派勒圖諾夫的姊姊。她有着金黃的頭髮，雪白的皮膚，具備着俄羅斯人特有的風采，像派勒圖諾夫一樣漂亮，也像他一樣恬淡。她好像不大留心人們所最關心的事情；不知道爲了手頭的工作使她忙得沒有工夫顧到別種事情呢，還是由於本性的關係她是屬於那種達觀的人們呢？這種人的思想與智慧正是半死半活的；眼睛閉的望着人生，看着牠的劇烈的鬥爭與激動，說：『讓他們這班獸子鬧吧！他們是越鬧越占不到便宜的。』

「姊姊，日安，」派勒圖諾夫說，「康斯坦丁呢？」

「我不知道，他早該回來了。一定又被什麼事情纏住了。」

威威科夫未大注意主婦。他興趣勃勃的瞧着這個非常人的住宅；觀察着屋裏每一種的陳設，藉以窺見主人的品格，猶如從甲殼土人們可以推見裏面的蠟，螺一般。然而住宅裏並沒有什麼陳設。屋子是絕對沒有特色的，祇是寬敞吧了。牆壁上既沒有照片，也沒有壁畫；桌上沒有銅器，沒有承着磁器與茶杯的茶盤，沒有花瓶，沒有繡花圍沒補石像，十十屋子實在有些空洞洞的。祇有一些傢具，和一架放在一旁的鋼琴，而且連那隻鋼琴都是關着的。顯然的，主婦是難得坐下來彈奏的。外廳有着一道門，這道門通到主人的書房，可是那書房也是空洞洞的，那裏小機器而空洞洞的。可知主人祇是回來休息的，不是在家裏享福的，他並不需要有着軟椅和各種設備——使生活舒適的設備——的書房，以便考慮他的計劃和思想。可知他的學生不是對着熊熊的爐火而花費在迷人的夢想中，倒是化費在實際的工作上。他的念頭是立刻從環境本身的需要而想起來的，想到了之後，就

用不着什麼記錄而被實踐起來。

「啊，他來了，他回來了！」派勒圖諾夫叫道。戚戚科夫也奔到了窗口。一個四十左右的男子，面孔淺黑，外表活潑，跨上了階沿。他戴着一頂暱騰小帽。兩個身份較低的男子，手裏拿着自己的小帽，跟在他的兩邊，與他交談着事情。一個似乎是樸實的農夫，另一個穿着藍色大衣的，好像一個精明而狡猾的，收買東西的商人。

「那末，請您教他們收下罷，先生。」農夫一壁說，一壁鞠了一個躬。

「不，我的好人，我早已對你說過二十次了，不要再拿來了，我已經有了許多的原料，我還不知道把牠安放在什麼地方哩。」

「可是牠會替您生產利息的，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別地方再也找不到像您這樣聰明的人了。老爺會利用每一樣東西。因之，千萬教他們收下了罷。」

「我要的是人手，替我找些工人來，我不要原料。」

「可是您也不會缺少工人的。我們全村的人們都出來工作了；我們的生活從

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艱難。所可惜的，祇是您不肯全數僱傭我們吧了，我們情願好好的替您工作，要我們發誓都情願的。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從您這裏，人們可以學會各種辦事的方法。因之，這一次，——最後的一次，——千萬教他們收下了吧！」

「上一次，你不是說過就是最後的一次了嗎？現在你又把貨物運來了。」

「就是這一次了，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如果您不買，別人不會買的。老爺，千萬教他們收下了吧。」

「那末，聽着，這一次我就收下了，不過我收下牠，祇是為了體諒你，不要你白跑一趟。然而要是你再車來的話，我就不要了；即使你回轉去抱怨我三星期，我也不要了。」

「自然啦，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我自然不會再拿來的。這一次，小的真是感激得很。」農夫滿意的跑開了。然而他卻在說說，他還是要拿來的。「磁磁運氣看。」是一句十分有力的俗諺。

「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那末，請您減少一些罷，」那個穿着藍大衣的旅行商人說，他跟在他的另外一邊。

「什麼，我不是起先說過我的價格麼，我是不歡喜討價還價的。我再告訴你，我可不是別的地主。他們那裏，你總是在他們要繳付利息的那一天去。我十分明瞭你。你有着的一張表格，把他們每個人要付利息的日子記在裏面。他們爲了金錢所迫只好把貨物以半價售給你。然而你的金錢對我有什麼用處呢？爲了我的全部開支，我就是把貨物擱上三年也沒有關係。我又不要付什麼利息。」

「這是老實話，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不過我答應您這個價格，祇是爲了將來仍舊想和您往來而特別擡高的。先收三千盧布做定洋吧。」商人從大衣袋裏摸出一捲油膩的鈔票。

司庫部佐葛羅漠然的把牠接了過來，數也不數，就塞在上衣的暗袋。

「哼，」戚戚科夫想道，「猶如塞一方手帕一般。」

過了一分鐘，司庫部佐葛羅就到了客廳的門口。



「喂，弟弟，你來了，」他看見派勒圖諾夫說。他們互相擁抱着接吻。派勒圖諾夫介紹了威威科夫。威威科夫恭敬的跑到主人面前，在他的面頰上吻了一下，也從他那邊受到了一次接吻的痕跡。

司庫郎佐葛維的面相是十分惹目的。他顯然是一個南方人。頭髮與眉毛又濃又黑，目光炯炯有神，面部上的所有表情都現着智慧的光，一點沒有暮氣。不過他顯然是易怒而急躁的。他並不是純粹的俄羅斯人。在俄羅斯，有許多不是屬於俄羅斯血統的俄羅斯人；但是他們卻是忠心的俄羅斯人。司庫郎佐葛維並不關心自己的出身，他以為這實在是毫無關係的，況且他祇懂得俄國話。

「康斯坦丁，你知道我正在想些什麼嗎？」派勒圖諾夫說。  
「什麼？」

「我想到幾個省城去旅行一下，這也許會使我振作起來。」

「好的，大概會的。」

「同這位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一道去。」

『好極了。現在您想到什麼地方去呢？』司庫郎佐葛羅親熱的問威科夫道。

『老實說，』威科夫道，他側着頭，握着坐椅的靠手。『現在我不是完全爲了個人的私事，倒是大半爲了別人的囑託而旅行的。俾特列謝甫將軍，我的知己朋友，也可以說是我的恩人，託我去探望他的親戚。探望親戚當然要緊，不過我也有些爲了自身而奔波。因爲就是那旅行有益於消化力一點撇開不談，單是見見世面，看看人們的活動……無論您怎麼說，總是一冊活的書本，一種學問。』

『是的，到各處地方去攷察一下是不錯的。』

『您的意見高明極了，』威科夫答道：『這自然是不錯的。您會看到平常不會看到的東西，遇見平常不會遇見的人物。有一種談話，是像黃金一樣的可貴。教導我，尊貴的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我請您教導我。我恭候着您的寶貴的說話，猶如等候着天籟一般。』

司庫郎佐葛羅惶惑起來。『不過什麼，教導您些什麼呢？我所受的教育是很差的。』

「智慧，尊貴的先生，智慧！使我能够像您這樣的經營領地；像您這樣順遂的使牠生產一筆收入，——不是夢想的，而是實際上的收入；像您這樣的得到不是空想的，卻是真實的財產；就此履行國民的責任，獲得同胞的尊敬。」

「您知道用什麼方法嗎？」司庫部佐葛羅說，「您且在這裏就擱一天。我就把自己的工作完全指給您看，把什麼都告訴您。您就會知道這並不需要特殊的智慧。」

「弟弟，千萬住一天吧。」司庫部佐葛羅的太太對派勒圖諾夫道。

「我是隨便的，」後者冷淡的說。「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以爲如何呢？」

「我是高興的……不過有一點……我還要去拜訪俾特列謝甫將軍的親戚。有

一位柯希卡瑞夫上校……」

「您可知道他是一個馱子，一個瘋人嗎？」

「聽見過的；不過我並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跟他商量。既然俾特列謝甫將軍

是我的知己朋友，也可以說是我的恩人……不去是不好意思的。」

『那末，』司庫郎佐葛維說，『您可知道怎樣去法嗎？現在就去。我有一輛認着的，輕快的四輪車，從此地到他的地方，還不到七哩路，所以不多幾時就可以駛到了。真的您可以在晚餐之前趕回來的。』

威威科夫高興的採取了這一個提議。四輪車駛過來了，他立即趁了牠去拜望上校。上校比他以前所見過的任何人更加使他驚異。在上校哪兒，什麼都是罕見的。整個的村莊鬧得一團糟，正在興建或翻造；街上全是成堆的石灰與磚石，作爲棟樑用的木料。有幾所房屋造得像公共機關一般。有一所刷着金字：「農具儲藏庫」，另一所是「總會計室」，第三所是「農務委員會」，還有「鄉村師範學校」；所有的花樣，實在是說不勝說。他疑心自己走到了一個縣城。上校本人是頗剛直的。他的面相似乎是拘謹的，而且是三角形的。鬍鬚緊密的順着面頰生下去；平伏的頭髮；低低的鼻子；蹩着的嘴唇和尖尖的下巴，好像一徑被壓緊着似的。談起話來，他好像一個有見識的人物。從第一句起，他就埋怨四周地主們的缺少教育，說起自己會遭到的重大難關。他親切而慇懃的招待着威威科夫，完全把他

當作自己的心腹之交；自滿的敘述着他化下猛犬的心計，才使自己的領地達到目前的盛況；要使頭腦簡單的農夫瞭解世上還有高尚的娛樂所給予人類的逸趣，還有一種叫做藝術的東西，是多麼的困難；他必須同俄羅斯農夫的愚昧鬥爭，使他們著起德國式的褲子，至少使他們感到一些人類的高貴；還說儘管他努力勸導，直到現在還不能夠使農婦著上緊身馬甲，然而在德國呢，——一八一四年他曾經與自己的一團人住在哪兒，——連女王都會彈奏鋼琴，說法國話，行屈膝禮。他暴露了鄰近地主們的愚昧無知——他們不大為自己的農奴着想；甚至於譏笑他，當時他說起，爲了管理領地起見，必須設立一個秘書處，幾個會計室，甚至於幾個委員會，藉以杜絕各式各樣的走漏，而使每一樣事情都得以公開；至於所有的職員，經理和簿記員，並不是隨便受些教育就能勝任的，應該到大學修完他們的課程。還說雖然他作着種種的勸導，卻不能夠勸醒地主們，使他們知道：如果農奴都受過了相當的教育，至於能够一壁耕地，一壁讀着關於避雷針的論文，這對於他們的領地是多麼的有益。

說到這裏，戚戚科夫尋思道：「唔，我不相信世上會有這樣的一個時代。我自己就讀過書，可是還沒有唸完繁利愛爾伯爵夫人哩！」

「愚昧是可怕的，」柯希卡瑤夫上校下結論道：「中世紀的黑暗，而且是無法補救的，真是沒有辦法的！然而我能够補救；我知道唯一的辦法，那個補救愚昧的，切實的方法。」

「那是什麼？」

「把所有的人——每一個俄羅斯人，——著得像德國人一樣。祇要這麼做，我就可以保證您什麼都會進行得順利，文化水準就會提高，商業就會發達，黃金時代就會光臨到俄羅斯了。」

戚戚科夫留心的注視着他，心想：「唔，我用不着和他胡扯下去。」所以當場直截爽快的告訴上校說：他要買一些魂靈，所以要辦理一份買賣合同，以及因之而起的一切手續。

「就您的說話上聽來，這是一篇請求，可對？」

『對的，自然是對的。』

『那末，就把牠寫下來，送到專收各種呈文的「收發處」。『收發處』登記過後，就會送到我這裏來。我再差人把牠送到「農務委員會」，到了那裏，他們就會從事各種的詢查：——關於這筆生意的詢查。總經理和會計室的職員們就會儘速的卜他們的判斷，這筆生意也就成交了。』

威威科夫驚異起來。『請您原諒，』他說，『這麼一來，要化費許多時光哩。』

『啊，』上校笑道，『這正是把每一件事情記錄下來的好處。這自然要化費一些時間，不過在另一方面呢，什麼都不會遺漏，每一項細目都可以看到。』

『可是請您原諒……教人怎麼可以用筆墨來處理這件事情呢！您知道，這是一筆頗為特殊的生意……那些魂靈……您知道……可以說是……死亡的。』

『很好。那末，您就寫那些魂靈可以說是死亡的。』

『但是教我怎麼可以寫是死亡的呢？您知道，這種寫法是錯誤的；雖則他們

是死亡的，他們必須被當作活着的一般。」

「很好。那末，您就寫：『他們必須，或是他們須要被當作活着的一般』。」

對於這個上校，有什麼值得醜惡的呢？威威科夫決定親自去跑一趟，看一看各部和各委員會的真相。至於他所發現的呢，不單是可驚的，實在是萬萬意料不到的。「收發處」祇是掛着一塊照牌吧了。侍者出身的處長已經被調到了新近組成的「農務部」。他的位置由一個「會計室」的職員田士卡充任。那個田士卡已經被派出去調查了，去和辭一個酗酒的職員和一個鄉老的爭執。那個鄉老是一個無賴，也可以說是一個惡霸。到處找不出一個高級職員。

「那末，教人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教人有什麼辦法呢？」威威科夫對自己的同伴說。那個同伴是一個有着特種任務的職員，是上校差來陪伴威威科夫的。

「無論跑到什麼地方，您是不會得到什麼辦法的，」陪伴者說，「這裏什麼都是亂七八糟的。您看：在我們中間，什麼都由「農村建設委員會」管理着。他們使每個人拋卻了自己的職務，隨意把他們差來遣去。弄到好處的，也祇有那些在



「建設委員會」辦事的。（顯然的，他與「建設委員會」有着芥蒂。）這裏的情形是：每個人牽着主人的鼻子走。他以為什麼都辦得相當好，但是這不過是名義上如此吧了。」

「我必須告訴他，離則。」戚戚科夫想。回到上校地方，他告訴他什麼都是一團糟，既沒有人領頭，也沒有人壓後。那個「建設委員會」卻在明取後偷。

上校當然憤怒起來了；他立刻寫了八行嚴厲的責問：建設委員會擅調他處人員，其理何在？收發處處長輕離職守而出外調查，總經理豈能默許？收發處竟不存在，農務部豈能漠視。

「如今有一場好戲了，」戚戚科夫想，他就開始告辭。

「不，我不讓您走。至多在兩小時以內，什麼都會使您滿意了。我想將您的事情特地委託一個人辦理；那個人剛纔在大學修完他的學程。到圖書室去坐一歇吧。圖書室裏什麼都有：書籍，紙張，鋼筆，和鉛筆——樣樣都有。利用牠們，利用每一樣東西，您就是牠們的主人。」

上校一壁說，一壁把通到圖書室去的那道門打開。圖書室是寬敞的，沿牆排着許多書籍，從地板排到天花板。室內連動物標本都有。還有各類的書籍，關於造林，牧牛，養豬，庭園術的書籍；成千種的雜誌，小冊子和成堆的定期刊物。敘述着最近養馬與自然科學的進步和成績。有的書籍標着科學化的養豬法一類的書名。看到這些科目都不是消遣時間的適當讀物，他就掉到另一個書櫃。這正是從不大歡喜的讀物掉到了最討厭的科目；櫃裏都是哲學書。一本標着科學化的哲學；還有六卷書排在一起：標着思想結論等。無論戚戚科夫翻到書裏的什麼地方，在每一面上，他總看見「現象」，「發展」，「抽象」，「結合與聯貫」，還有許多莫名其妙的名詞。「不，這都是與我不配的。」戚戚科夫想。於是他掉到第三隻書櫃，櫃裏的書籍都是講到藝術的。他從這一隻書櫃抽出一大卷荒誕無稽的圖畫，就瀏覽起來了。這是配他胃口的。中年的線夫往往歡喜這一類圖畫。據說：近幾年來，受到跳舞所給予的興奮之後，老年人也愛好牠們。這是無法禁止的。男子本來歡喜刺激。當戚戚科夫看完了一卷，剛想抽出另一本性質相同的書籍時，柯希卡

瑤夫上校卻笑容滿面的跑了進來，手裏拿着一張紙片。

「完全辦好了，而且辦得非常妥當。那個人實在是聰明的：他一個人就把別人應做的事情辦好了。爲了這，我必須把他升到衆人上面。我要特地設立一個管理部，教他做部長。這就是他所寫的……」

「唔，謝謝「上帝」，」威威科夫想。他就開始傾聽。

「關於大人所囑之事，用敢呈覆如下：一、查五等官保甫爾·伊凡諾維支·威威科夫君之請求，似有疑義：所需之魂靈既罹無妄之災而業已死亡，則彼所指者，定爲墜死者，而非已亡者；蓋以死者不能復生也。物既不在，則安得而購買之哉？論理學已將該點昭示吾儕，是見該君對於人道主義尙無深湛之研究。」讀到這裏，柯希卡瑤夫停了一停，說：「在這一節上，這個傢伙自然有些譏諷您。

但是他有婉轉的筆調，不是麼，一個國務院祕書的用詞呢，然而他還祇在大學裏讀過三年，實在還沒有畢業哩。」柯希卡瑤夫繼續誦讀道：「彼對人道主義之缺少研究，殊爲明顯……蓋以彼會應用「死魂靈」一詞耳。舉凡修完關於人道主義之講

話者，咸知魂靈確實不朽。二、關於上述之魂靈，無論係購進者或以其他方法得到者，或如該君妄稱「死亡者」均已抵押淨盡。匪特無一不被抵押，抑且另以一百五十盧布一魂靈之代價而輾轉抵押矣。惟小村伽瑪羅夫加則爲例外，蓋以目下正與地主派萊提契夫涉訟，遂使該地之主權成爲問題，而無法出售或抵押矣。」

「那末，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呢？爲什麼把這些瑣事羈留我呢？」

「什麼，我怎能預先告訴您呢？這就是把每一件事情記錄在紙張上的益處，現在什麼都是十分清楚了。」

「你是一個獸子，一匹愚蠢的驢子，」威威科夫想。「他在書本中翻過筋斗，但是他求得了什麼呢？」不願有無禮貌，他抓住帽子就飛奔出去。車夫剛巧駕好了輕快的四輪車等候他，要想餵一餵馬匹，不免要遞一份請求書，而給麥與馬匹的決定書就交到第二天了。雖然威威科夫是魯莽而粗野的，然而柯希卡瑞夫卻是彬彬有禮的。他熱烈的握着威威科夫的手，把牠揷在自己的心口，（正當後者

跨上四輪車的時候)，而且向他道謝，說他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看見了自己制度的實踐。他說：他一定要責罰他們，因為什麼都是容易弛忘的，農村機構的彈簧也是易於發銹而薄弱的；還說從這一件事情上，他起了一個可喜的想頭，就是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把牠稱作「建設委員會的監督會」，那末，以後就沒有人敢偷竊了。

「馱子，馱子」，戚戚科夫失想。在歸途中，他已經覺得忿怒與不高興。他在星光下駛回。夜色已經深沉下來。村莊上都有了燈火。當他走到階沿的時候，他從窗門口瞧見裏面的檯子早已端整得齊，預備進餐了。

「怎麼回來得這麼晏呢？」司庫郎佐葛羅問，當戚戚科夫走到門口的時候。

「這許多時光，您與他談些什麼呢？」派勒圖諾夫問。

「他使我討厭死了！」戚戚科夫說，「我一輩子沒有見過這樣的馱子。」

「哦，這算不得什麼，」司庫郎佐葛羅說，「柯希未諾夫是一個可笑的怪人。

他是有用的，因為書馱子的惡處都在他的身上反映而表演出來，所以就格外明顯。

了。他們設立辦公處，會計室，董事會，公司與工廠，學校與委員會，還有許多弄不明白的機關，猶如有一個國家要他們統治的一般！我且問您，您覺得怎樣？一個占有稻田的地主還沒有足夠的種田人，卻開了一家蠟燭廠，到倫敦去請了技師來，做起這項生意來了！另一個馱子還要妙；他辦了一家絲廠。」

「唔，可是您也有工廠呢，」派勒圖諾夫批評道。

「可是誰去開辦牠們呢？牠們是自動創辦起來的；羊毛堆積起來了，我可沒有地方拋棄牠們，所以我就織起呢來，也不過織些堅牢的粗呢；在本地的市場裏，牠是賣得很便宜的。魚鱗在岸上攔了六年，那末，教我怎樣處置牠呢？我就把牠做起膠來，就此獲了四萬盧布。您知道，對於我，什麼都是這樣的。」

「多麼能幹呀！」戚威科夫一壁想，一壁注視着他的面孔。「多麼會賺錢呀！」

「我並不造什麼廠房；我並沒有大廈，——有着柱子和堂皇的屋面的大廈。我不到國外去招請工人，也不爲了任何事情而使農夫拋卻他們的田作；我所用的

工人，都是在荒年裏來找尋麵包的。我有着許多這樣的工人。祇要您仔細的考察一下敝中的管理方法，您就會知道每一塊破布都可以利用，每一樣廢物都可以生利。弄到後來，您也用不了這許多東西，祇好說「我不想娶了」。」

「這是可驚的，」威威科夫興趣勃勃的說，「可驚的！可驚的！最可驚奇的，就是每一樣廢物都會生利。」

「嘿，還有哩，」司庫部佐葛維並沒有說完這一句話；他的脾氣發作起來，就掉轉話頭，嘲笑鄰近的地主了。「另外有一個聰明的傢伙，您猜他辦些什麼？他在村中用磚石造了一所養育院。一種基督教徒的善行！……如果您要幫助人，幫助每一個農夫盡他的本份，不要使他放棄基督教徒的本份。幫助做兒子的把父親舒適的養在自己的家裏，不要使他拋棄自己的責任，給予他一種可能性——把兄弟或鄰人庇護在自己屋內的可能性；拿些金錢給他，讓他去做這件事情吧；盡力幫助他吧。不過切勿分開他，否則，他就會放棄基督教徒的本份了。到處有着唐吉訶德式的人物，……養育院裏，每個人需要兩百盧布一年的給養費！……不是

麼，有了這筆款子，我可以養活十個村民哩。」司庫郎佐葛羅忿忿得咒罵起來。威威科夫對於養育院感不到興趣，他想把話題重新拉回到每一樣東西都會生進益的一方面。然而這之間，司庫郎佐葛羅激怒極了。他大發脾氣，說話也就滔滔不絕的吐了出來。

× × ×

「康斯坦丁，好站起來了，」他的夫人一面說，一面在桌子旁邊站了起來。派勒圖諾夫立了起來。司庫郎佐葛羅立了起來。威威科夫站了起來，雖則他情願照舊坐着聽下去。他攪着主婦回到了客廳，不過頭兒並沒有討好的側在一旁。行動也沒有先前那樣的輕盈文雅，因為他的心神貫注在更加實際的行動與思想了。

「無論你怎樣說，總是一樣無聊的，」跟在後面的派勒圖諾夫說。

「客人倒很聰明，」司庫郎佐葛羅想。「並不是誇大的款子。」想到這裏，他是越發高興了，猶如發完了牢騷而覺得痛快，猶如找到了能夠接受忠告者而感到愉



快。

後來，當他們坐在一間由燭光照耀着的雅室之中，面對着通達花園的，嵌着玻璃的大門時，戚戚科夫覺得非常快活，好像經過了長期的流浪之後已經找到了歸宿一般，好像已經達到了自己所期望的目標，就可說一聲「好了」，而停止游蕩。這就是主人的經驗之談在他身上所誘發出來的，迷人的心境。對於每一顆心腸，有些說話是比別的更加易於接受而且更加親切的。往往在一個遙遠的，邊僻的地方，一個冷靜的角落，我們會邂逅到一個人：他的熱情的談論使我們忘卻了旅途的辛苦，孤寂的長夜，和現世間，——這世間全是人類的愚行與滿眼的欺詐。我們永遠忘不了這樣消遣掉的晚上。一徑會記憶着那晚所有的一切：——在場的人，每人所坐的地方和他手裏所拿的物事，牆壁，屋隅，以及房間內的每一件零星東西。

所以在那一天的晚上，戚戚科夫注意到每一樣東西：樸實的房間；主人溫和而英明的面色；派勒圖諾夫所接到的，鑲着琥珀嘴的煙斗；派勒圖諾夫噴到亞俾

方臉孔上的煙霧，以及亞俾的曠聲；一壁笑着，一壁說着「够了，不要曠牠了，」的美麗的主婦；欣欣向榮的燭光與屋隅的燈蠟；玻璃門和春天的夜景。那夜景在夜鶯兒歌唱着的樹杪上面瞧望着他們。

「尊貴的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您的說話是悅耳的，」威威科夫開口道：「我可以說，在整個的俄羅斯，我不曾遇到過像您這樣的聰明人。」

司庫郎佐葛維微笑起來。「不，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他說，「如果您想知道一個聰明人，我們真的有一個，他不妨被稱作聰明人，我連墊他的腳底都不配哩。」

「誰？」威威科夫驚奇的問。

「就是包辦捐稅的馬賴沙。」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了。」

「他這個人，不但可以管理一片領地，簡直可以管理整個的王國。如果我有個王國，我立即委他做財務部長。」

『據說：他有極大的本領，他已經積聚了一千萬。』

『一千萬，一定要超過四千萬了。不久，半個俄羅斯就要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這是什麼意思？』威威科夫驚異得叫了起來。

『當然會這樣的。目前，他的財產一定增加得非常迅速，這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一個人有幾十萬盧布，他富裕得很慢；但是有了百萬盧布的時候，他就有一個廣袤的領域：無論他做什麼生意，不久就賺了兩三倍。他的活動範圍非常廣大，而且沒有人與他競爭，沒有人與他爭雄。他定的價格都站住了。沒有人能夠使他貶價。』

威威科夫癡呆的，瞠目結舌的注視着司庫郎佐葛羅，而且屏住了自己的氣息。

當他清醒一些的時候，他說道：『這是不可思議的，腦子都給他嚇昏了。當人們觀察甲蟲的時候，他們驚訝於「造物者」的智慧。照我看來，一個凡人能夠弄

到這樣鉅款，真是更加驚人的！請您的許可，讓我問您一句：這些款子總不見得是誠實的賺來吧？」

「絕對無可責備的，而且用的是最正直的方法。」

「我可不能夠相信您，我的最高貴的朋友，我實在不能夠相信您。如果這是幾千個盧布，也許我會的；但是幾百萬盧布，——不，原諒我，我總不能夠相信您。」

「相反的，要誠實的賺幾千盧布是不容易的，但是幾百萬呢，卻是很容易的。積聚起來了。一個大富翁用不着採取不正直的方法。發財的途徑是筆直的，您祇要沿着牠走，把眼前所見到的物品買下來就是了，別人不見得會買下牠，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能力的。」

「這是難以相信的！最難以相信的，就是這也是從一個戈貝克起始的。」

「這是往往如此的，這是天然的程序，司庫郎佐葛羅說，『誰生長在千金之家，誰就永遠不會發財。他早已養成了享樂的習慣等。一個人必須從起點，不可

以從中途開始。一個人必須從底部，完全從底部開始。祇有從底部開始，您才能對於生活與日後所要應付的人們有一個透徹的認識。當您不得不遏制內心的欲望時，當您覺得要賺盧布先要節省戈貝克時，當您經歷過各式各樣的浮沉時，這真的會訓練您而將常識教導給您；那末，無論您做什麼生意，您不見得會有錯誤的行動而至於失敗了。相信我，這是真理。一個人必須從起點而不可以從中途開始。如果有人對我說：「給我十萬盧布，我就會發財了。」我不能相信他。他在依靠命運，不在憑藉靠得住的事情，一個人必須從一個戈貝克開始。」

「照這種說法，我會發財的，」威威科夫道：「因為我可以說，我差不多是從一無所有中開始的。」當然，他的意思是指自己的死魂靈。

「康斯坦丁，該讓保甫爾·伊凡諾維支安息了，」他的太太說，「你卻祇管講下去。」

「您自然會發財的，」司庫郎佐萬羅說，並不理睬自己的太太。「黃金會像潮水一般的湧到您的手裏，弄得您不知道怎樣用您的進益哩。」

戚戚科夫坐在幻想中的，做白日夢時所見到的黃金國裏出神了。各式各樣的思想在他的腦子裏翻滾。

『康斯坦丁，這是應該讓保甫爾·伊凡諾維支安睡的時候了。』

『什麼，幾點鐘了。唔，如果你要睡，你先去吧，』她的丈夫說着，談話就隨着停止了。旁邊傳來派勒圖諾夫很大的嘆聲，亞俾也跟着他，顯得還更厲害。遠方的鑿析聲已經響了好久。時候早已過了午夜。司庫郎佐葛羅覺得這實在是應該就寢的時分了。因之，他們就分別開來，互相祝着對方得到酣暢的睡眠。他們的希望很快就實現了。

可是戚戚科夫卻不能夠入睡。他的心神非常不定，不住的思忖着怎樣成爲一片真正的，而不是想像的領地的主人。自從他與司庫郎佐葛羅談話之後，什麼都顯得非常明白，發財的可能性似乎十分顯然，管理領地的艱巨工作也像並不困難而易於領會，並且好像極其適合他的個性，所以他切實的想得到一片真正的，而不是想像的領地。他立即打定了主意，將他從抵押虛渺的魂靈所得到的金錢買進

一片不是虛渺的領地。他已經夢見自己管理着領地，按照司庫郎佐葛羅的指示，敏捷的，謹慎的辦理起來了；在沒有精通每一種舊法之前，他並不引用什麼新方法；他親自觀察着每一件事情，逐漸認識自己所有的農奴；他拋棄了各種的享受，專心致志的努力照料自己的土地，……他已經嚐到了日後會感受到的快樂。當時他已經調整了農村機構；每一個部份都在活躍的轉動着，良好的合作着，工作會得到完滿的進行。猶如穀物在磨坊裏被迅速的磨成粉狀一般，各式各樣的廢物和殘料都會變成現金。他的奇異的主人時時刻刻浮起在他的腦際。在整個的俄羅斯，使他感到由衷的尊敬的，這位主人還是第一個人。以往他尊敬別人，不是爲了他們的高官顯爵，就是爲了他們的鉅大財產。單是爲了他的思想，他從來沒有尊敬過任何人，司庫郎佐葛羅卻是第一個。戚戚科夫以爲與這種人講起死魂靈是沒有用處的，單是提到牠們，已經不知趣了。如今他被另一個計劃吸住，就是購買羅柏夫的領地。他自己有一萬盧布；另外一萬盧布，他預備向司庫郎佐葛羅告貸，因爲後者說過：凡是想發財而肯種田的，他是極願幫助的；還有一萬盧布呢。

，不妨等到把魂靈押掉了之後再付。至於現在呢，他還不能夠把自己所有的魂靈押掉，因為還沒有找到他們的居留地。雖則他確實說過：他在卡生省有着土地，然而牠的存在多少是假定的。他曾經想到卡生省購買一塊領地，因為哪兒的魂靈非常低賤，甚至於祇要有農奴移殖到哪兒去，就可以不要分文的領到一塊。他也想到自己應該趕快買進別人所剩餘的，逃掉的，或是死亡的魂靈，因為地主們逐一的急於押掉自己的領地。不久之後，在俄維斯裏，就難得有一塊不會押給政府的地方了。這些想頭逐一的湧入他的腦際，使他無從入睡。直到後來，在以往的四小時內，俗諺所謂把全家擁在自己懷抱的睡眠，也擁抱了威威科夫。他就睡熟了……



## 第四章

到了第二天，什麼都辦得極其順利。司庫郎佐葛羅情願借給他一萬盧布，不取利息也不要保證，祇要一張簽字的收據。他極願幫助別人發達起來。這還不算哩，他陪着威威科夫到維柏夫家裏，一道去看後者的領地。吃飽了一頓早餐之後，他們三個人就趁了保甫爾·伊凡諾維支的馬車過去；司庫郎佐葛羅的，輕快的四輪車騰空着跟在後面。亞俾跑在前頭，沿路追逐着飛禽。在一小時有三十幾分鐘內，他們走過了十二哩路，就瞧見一個小小的村落；這個村落有着兩幢房屋；一幢簇新的大廈，（牠並沒有造好，一徑以未完成的狀態在哪兒樹立了許多年，）以及一幢小小的舊屋。他們所見到的主人，是頭髮蓬鬆而睡眼惺忪的，因為他剛纔醒來。他的上衣有着一塊補釘，鞋子也有着幾個洞。

對於他們的拜訪，他感到很大的欣喜，好像這是一大陣好運似的，好像看見了闊別多時的兄弟一般。

「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派勒東，密漢老維支，」他叫道。「我的親愛的朋友，多承您們光臨！讓我擦一擦眼睛看。我真的以為沒有人再來看我了。每個人像躲避時疫似的避着我：他們以為我會向他們借錢。唉！真困難，真困難，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我知道什麼都該怪我自己。這是不能夠怪別人的……我活得像一頭豬羶。原諒我，紳士們，我著了這樣的服飾迎接您們。您們看，我的鞋子破了。可是您們有什麼貴幹呢？告訴我。」

「讓我們爽直的說吧。我們是爲了生意而來的。」司庫郎佐葛羅說，「這位是您的主顧，保甫爾·伊凡諾維支，威威科夫。」

「幸會，幸會，讓我與您握一下手吧。」

威威科夫伸出了兩手給他。

「尊敬的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我很高興與您去瞧看我的領地，牠是值得留意的……不過，紳士們，讓我詢問一句：您們飯吃過了嗎？」

「喫過了，喫過了。」司庫郎佐葛羅說，焦急的想立刻就走。

「那末，我們走吧。」

羅柏夫抓住自己的帽子。客人們也戴上了帽子，一道去看那塊領地。

「請看我的錯亂和忽略吧，」羅柏夫說。「你們喫過了飯來，當然是好極了。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您會相信嗎？我連一隻雞都拿不出，——我現在就窮到了這步田地。我活得像一頭豬羶，不折不扣的像一頭豬羶！」

他喟然嘆了一口氣。顯然的，他認為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不大會同情他，以為他的心腸是很硬的；他就挽着派勒圖諾夫的手臂，同他一道走在前面。司庫郎佐葛羅和成成科夫落後幾步，手挽手兒的跟着他們。

「真困難，派勒東，您漢老維支，真困難，」羅柏夫對派勒圖諾夫道，「您猜不出我是多麼的困難！沒有金銀，沒有麵包，沒有鞋子！如果我是年青而獨身的，倒不要緊。可是在一個人的晚年，有了一個妻子和五個孩子的時候，遇到了這許多困難，他就憂慮起來，他就不得不感到憂慮……」

派勒圖諾夫很替他惋惜。「那末，如果您將領地賣掉了，您的境況不會好轉

嗎？」他問道。

「怎麼能夠好轉呢！」羅柏夫絕望的說，「所有的收入完全要償還緊迫的債務，剩下來歸我的，連一千個盧布都不到了。」

「那末，您怎麼辦呢？」

「誰知道，」羅柏夫聳着兩肩說。

派勒圖諾夫驚訝起來。「您爲什麼不想法子跳出這種處境呢？」

「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您還有別的產業嗎？」

「一點也沒有。」

「那末，找找工作看，就一個位置。」

「什麼，您知道我原是省政府的書記。我還能得到什麼好差司呢？他們付給我微薄的薪金，可是您知道我要贍養一個妻子和五個孩子哩。」

「那末，替私人公館裏做些事情罷。不妨做一個經理。」

「誰會將自己的領地託給我呢？我把自己的揮霍掉了。」

「對的，不過一個人受到了飢餓與死亡的壓迫，他總要想一個法子。讓我問問姊夫看，能否替您到城裏找些事情。」

「不，派勒東。必漢老維支，」羅柏夫說，一壁嘆息着，一壁熱情的將自己的手兒緊按在他的胸脯。「如今我是一點也沒有用處了。我已經未老先衰了。爲了我過去的意志薄弱，我變得了背脊酸痛兩肩麻木的報答。我會做些什麼呢？我有什麼理由可以浪費國帑呢？沒有我，政府機關裏就有了許多人，他們祇是進去發財的。爲了替我自己得到一筆薪金而害得政府增加貧民階級的稅款，這是「上帝」所不允許的，正爲了有這批吸血者，他們已經活得够苦了。不，派勒東，必漢老維支，我不要害他們。」

「這樣的處境，」派勒東諾夫想。「這比我的無聊還壞！」

這之間，落後許多路的司庫郎佐葛羅和威威科夫正在交談。

「他把這個地方弄廢得一塌糊塗，」司庫郎佐葛羅說。「他把自己的農奴弄得

這樣貧窮！當牛瘦盛行的時候，您用不着吝惜自己的東西。您得變賣所有的一切替農奴購買耕牛；那末，他們不至於爲了缺少必需的工具而曠廢一天了。如今就要好幾年工夫才能改善他們。農奴已經貪喝懶做了。」

「那末，現在購買這塊領地不是不大合算麼？」戚戚科夫問。

其時，司庫郎佐葛羅注視着戚戚科夫，心裏想說：「您真是一個蠢蛋；難道要別人從頭教起麼？」

「不大合算麼？爲什麼呢？在三年之內，我可以從這塊領地上得到兩萬盧布的進益，——這正是多麼的不合算。十哩見方的一片田，好像是算不得什麼的！況且這些田，您瞧是那一種田！完全是水田。我可以種麻，單是從麻方面，我可以得到五千盧布；我可以種蕪菁，就此得到四千盧布。請看：裸麥生起來了；糧是自動長出來的。我知道他沒有撒播過種籽。不麼，這塊領地值得十五萬盧布，不止四萬哩。」

戚戚科夫恐怕羅柏夫聽見，所以走得越發落後了。

「您看他荒蕪了多少畝田，」司庫郎佐葛羅忿怒起來說，「祇要他預先告訴人，別人也高興種的。如果他沒有耕田的東西；不妨用鋤頭開闢起來，把牠改作一個菜園；從菜蔬上，他也可以得到一些進益，他使自己的農奴閒散了四年，——當然，這是不緊要的！不過，單是這麼一來，您已經養壞了他們，害了他們的——生，他們已經慣於嘲罵和游蕩了！」

說到這裏，司庫郎佐葛羅忿怒起來；他的臉孔罩上了一層憂愁的面色。

「我不能再逗留了；看到這樣的忽略和荒蕪，真正使我難過。如今您儘可以親自同他接洽。趕快把這宗富源從那個獸子的手裏拿過來吧。他祇會糟塌「上帝」的恩賜。」這麼說着，司庫郎佐葛羅就向戚戚科夫告別；並且追上了羅柏夫，也向他告辭。

「嗚呼，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羅柏夫驚異的叫道：「您剛纔來，就要走了麼？」

「我不能够耽擱，我急於回家，」司庫郎佐葛羅說。告辭過後，他就趁上自己

輕快的四輪車跑開了。

羅柏夫似乎明瞭他離開的緣故。『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是看不慣的，』他說，『像他這樣的一個地主，看見這樣不合理而失當的措置，是不會高興的。您會相信麼，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我沒有能力，我沒有才幹……今年一年工夫，我差不多都沒有種過。老實說，我連種籽都沒有，不要提起耕田的農具了。派勒東·密漢老維支，聽說您的哥哥是一個出色的管理者；可是康斯坦丁·費杜老維支一定可算這一行裏的拿破崙了。真簡，我時常想起：爲什麼一個人的頭裏會有這樣的智慧！我的愚鈍的腦子祇要有一點就好了，祇要知道管理家務的方法就夠了。我什麼都不懂；我什麼都不會。噢，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您來照管我的田地吧！我非常對不住自己的農奴。我覺得我是不行的。……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嚴厲不苟。真的，我本人已是十分凌亂而沒有規律的，教我怎麼使他們遵守秩序與規律呢！我很想立時恢復他們的自由，但是是一個俄羅斯人卻是少不了羈馭者的；他不是瞌睡，就是偷懶。』



『不是麼，這實在是希奇的，』派勒爾諾夫說，『在俄羅斯國裏，如果並不是緊緊的監視着農奴，他就成爲醉鬼而一無所用手，這是什麼緣故呢？』

『由於知識的欠缺，』威威科夫說。

『唔，這祇有天曉得。我們分明是受過教育的，您看，我們的生活情形。我進過大學，聽過各科的演講，但是我並沒有學會生活的藝術，和正當的生活方法，反而學得了所謂化錢的本領，化錢在各式各樣的，新奇而精美的奢侈品上，熱悉了許多耗費金錢的物事。這是爲了我沒有用心讀書嗎？不，同學們都是這樣的。從演講上得到真正益處的，或許有兩三個人；這些人大概是有着宿慧的，但是其餘的祇學會了損害健康和化費金錢的本領。是的，真正是的。他們去聽講，祇是去稱讚教授，給予他們名譽，不是想從他們地方得到什麼的。因之，從教育方面，我們祇受到了最壞的影響。我們得到一些皮毛，卻沒有求得牠的本身。不，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我們不知道生活的方方法，是別有緣故的；不過要我說出這是什麼緣故，我可說不出來。』

『總該有個緣故的，』戚戚科夫說。

可憐的羅柏夫喟然嘆了一口氣道：『有時候，照我看來，俄羅斯人是一個徬徨歧途者。既沒有意志的力量，又沒有堅毅的勇氣。他什麼都想做，什麼都不會做；他往往想從第二天起開始他的新生活，從第二天起就要認真的工作，從第二天起就要節制飲食；但是一點也辦不到，恰在那一天的晚上，他就喫得過飽，弄得祇能閉着眼睛，一句話都說不動了，——真的，往往是這樣的。』

『做人總要積儲一些常識，』戚戚科夫說，『時時刻刻同自己的常識商量，與牠作一次友誼的談話。』

『唔！』羅柏夫說。『照我看來，我們實在與常識沒有緣份。在我們中間，我不相信那一個是有常識的。如果我真的看見有人過着可敬的生活，賺錢與積儲，我還不敢相信他；一到晚年，他就會見鬼。突然之間，他會把牠化得乾乾淨淨。在我們中間，在紳士和農奴，受過教育的和未曾受過教育的之間，每個人都是這樣的。有一個聰明的農奴，白手成家，積下了十萬個盧布。等到他積好了十萬

廣布，他忽然發起癡來，想罷一窩著機酒浴，而且他真的在香港酒裏洗澡。——如今，我們差不多樣樣都過目了，沒有什麼值得看的了。不知道您要不要去看看磨坊；不過坊裏並沒有軸轆，機器也壞得不能應用了。」

「那末，何必看牠呢？」威威科夫說。

「既然如此，我們就回去吧。」

於是他們就轉身回家。

在他們的歸途上，他們所見到的情景都是一模一樣的。離經與雜亂似乎到處在出醜，什麼都被忽略而荒廢了。一個衣衫襤褸，油膩滿身的農婦，一面把一個可憐的女孩打得半死懶活，一面刻毒的罵罵着。一個洞明世事的，蓄着鬚鬚的農夫，冷酷的從窗口裏瞧着這個狂怒而爛醉的女人。另一個有鬚的在打呵欠。另一個搔着背脊；還有一個打着呵欠。房屋與一切的一切都像在打呵欠，屋頂也洞穿了。派勒圖諾夫望着他們也打了一個呵欠。「我勸將來的遠客：——這樣的農奴，」威威科夫想，「在洞又裏，總會交補釘。」

而且實實在在的，墜塌的門簾懸在一所小屋上代替了屋頂；倒敗的窗戶用幾根柱子——從地主穀倉裏拖出來的樑子，——支撐着。裏面，這裏似乎流行着特立希加的服式：剪下袖子和衣襟來節綴肘部。

他們走進了屋宇，室內雜亂的放着許多零餘的物事和幾件最新式的，奢侈而華麗的小擺設，這使威威科夫感到了一些驚異。在破碎的裝飾品和傢私之間，夾雜着幾件簇新的銅器。壁水瓶上蹲着一位莎士比亞，檯上放着一隻搔背用的象牙把手。羅和夫介紹自己的妻子，她是一個標準的美人，就是到了莫斯科，也不會比任何女人遜色。她穿着藝術化的時髦衣裳。她歡喜講起城市和正在哪兒興建的戲院。顯然的，她比自己的丈夫更加不歡喜鄉間；在她孤獨的時候，她比派勒圖諾夫還會打呵欠。過了一歇，房門內漸漸的進來了一羣孩子，天真爛漫的女孩和男童。一共是五個，第六個還是在襁褓中的嬰孩。他們都是快活的；單是看着這些男女孩子，也會使人高興。他們着得漂亮而美觀，而且是十分活潑而愉悅的，然而這卻使着的人更加難過了。還不如着得樸樸的，穿着土布的裙子和襯衣的好。

還不如在廣場上奔來跑去與農家的孩子毫無區別的好！一個朋友走出來感嘆道：太太們跑回了自己領地。孩子們跟着她們，室中就剩下了先生們。

威威科夫談起了買賣。猶如所有的購買者一般，一開始就貶損自己想買的價值，把牠講得一錢不值之後，就說：『您要賣多少呢？』

『您看，』羅柏夫說，『我不會多討，我也不歡喜如此。在我，多討價銀是可恥的。我也不肯欺騙您：在我的領地裏，凡是人口調查表上登記的每一百個農奴，祇剩下了五十，其餘的不是死於時疫，就是不領護照而逃走了，所以您儘可把他們當作死亡的。因之，我祇要您三萬個盧布。』

『哦，三萬個盧布！一塊荒蕪的領地，一批死亡的農奴，要討到三萬。』羅柏夫說：『萬五吧。』

『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我可以抵押兩萬五的：您明白了嗎？要是抵押的錢，我可以得到兩萬五，而且領地仍舊是我的。我把牠出售，不過爲了我有急需；抵押的時候就要許多稅就擱，我必須預備各種費用，我可沒有這筆款子哩。』

「唔，不過這何妨礙？……」

滾動關階去倒替成感爲夫難爲情起來。「買下來吧，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他說道，「這備價鋪是人人會出的。如果您不肯出三萬，就由我的哥哥開我合資購買吧。」

戚成科夫恐慌起來。「算了吧，」他說，「我就出三萬吧。這裏，我當場給您兩千個盧布定洋，一星期內再付您八千，餘下來的兩萬在一個月內繳清吧。」

「不，保甫爾，伊凡諾維支，除非我能够馬上收到款子，我才肯賣掉牠。現在至少要付我一萬五千，其餘的至遲要在兩星期之內付清。」

「但是我並沒有一萬五千，現在我祇有一萬現款。其餘的款子，讓我一道想法子吧。」這是一句謊話：他有着兩萬盧布。

「不，對不住。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我對您說：我立時要收到一萬五千盧布。」

「但是我實在少這半，我連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想法子哩。」

『我借給您吧，』派勒圖諾夫插嘴道。

『好的，也好，要是您高興的話！』威威科夫一壁說，一壁尋思道：『唔，他肯借給我，這實在是非常方便；那末，明天就可以把錢帶來了。』

爲了羅柏夫的緣故，威威科夫到馬車上去拿了輕便的寫字箱進來，立時從箱子內取出一萬盧布；另外的五千，約定第二天繳付。話雖這麼說，然而威威科夫想先拿三千來，其餘的晏一些，拖延兩三天，要是可能的話，就再延緩一些。對於用錢方面，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是特別吝嗇的。要是他不得不繳付一筆款子的話，在他看來，與其今天繳，還不如明天付。實則，他的行動也像我們衆人的一般；有人來收賬的時候，我們都歡喜讓他多等。讓他在走廊裏徘徊！讓他等不能再等！如果對於他每一個小時都是寶貴的，如果爲了他的不在店內，他的營業正在蒙受損失，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朋友，明天來吧，』我們說，『今天我沒有空。』

『您預備往到哪兒去呢？』派勒圖諾夫問羅柏夫道，『您還有別的預備嗎？』

「沒有，沒有了，不過我想搬到城中去。無論如何，我總要搬過去，這不是爲了我自己，那是爲了孩子們。他們總該有教師教授他們神學，音樂和跳舞。您知道：鄉間是找不到這種教師的。」

「麵包都沒有喫，都要孩子們學跳蚤！」威威科夫想。

「奇怪！派勒圖諾夫想。」

「唔，讓我用些東西替您們洗塵吧，」羅柏夫說。「喂，葛留希加，拿一瓶香檳來。」

「麵包都沒有喫，卻有香檳！」威威科夫想。

派勒圖諾夫不知道怎樣想才好。

香檳拿來了。他們每人喝了三杯，精神更加好了。羅柏夫開懷起來，變得聰明而可愛了；嘴裏不斷的吐露出許多諧語和警句。從他的談話中，見得出他是異常熟識人情世故的！曾經十分緩慢的而且十分切實的觀察過許多事情。他祇用了三言兩語，就極其輕易而伶俐的把四周的地主們描摹出來了，對於他們的失敗和



錯誤，他卻看得十分明白；對於這班紳士們——揮金如土的紳士們——的家世，他知道得十分清楚，也曉得他們破產的緣故，情形和經過。他能夠以極大的創造性和識別力刻劃出他們最細微的習慣，弄得他們兩個人都被他的談話吸住，想說他是富有才智的了。

「聽着，」派勒圖諾夫執着他的手道，「這是怎麼的？以您這樣的聰明，經驗和閱歷，怎麼不能夠跳出困難的處境呢？」

「我原是能夠的，」羅柏夫答道。於是他滔滔不絕的說出一連串的藉口。牠們都是非常荒謬，非常奇怪，完全不像洞明人情世故者的說話，以致別人不能夠批評什麼，祇好聳着兩肩說：「熟悉世故與利用世故的能力有着多大的鴻溝呀！」他的藉口差不多都建立在即刻可以用什麼法子賺到十萬甚至二十萬盧布的可能性上。那末，照他的猜想，什麼都可以得到滿意的解決。領地會入於常態，地租會繳集攏來，收入會增加四倍，他就有力量償還所有的債務了。接着，他結束他的談話道：「但是教我有什麼辦法呢？沒有一個愚人敢借給我二十萬盧布，於是十萬

盧布都不敢借。這好像是「上帝」的意思。」

「上帝」怎肯送二十萬盧布給這樣的癡子呢！」威威科夫想。

「我固然有一個叔母，她有二百萬盧布，」羅柏夫說，「她是一個虔敬的老太婆，捐錢給教堂和寺院；但在資助親戚方面，卻是吝嗇的。牠是一個特別的老太婆，——一個值得一見的，老式的叔母。她養着百頭芙蓉；還有許多時下難以見到的小狗，女人，和傭人。年紀最輕的一個傭人一定有六十歲了，然而她往往這樣賊她：「喂，孩子！」如果客人有失禮的地方，她就吩咐傭人，教她們在喫飯的時候不要遞菜給他。她們真的就不遞給他了。」

派勒圖諾夫大笑起來。

「她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威威科夫問。

「她住在本城，叫做亞歷山大·伊凡諾夫·哈納賽羅美。」

「您爲什麼不請他幫忙呢？」派勒圖諾夫同情的問道，「我以為如果您仔細想一想您的家境，無論她怎樣吝嗇，她終歸不能夠拒絕您的。」

「唔，她蠻够的！叔母有着執拗的性格，派勒東·密漢老維支，她是那班無情的老太婆之一；况且除了我以外，有着許多人在趨奉她哩。其中，有一個想儼知事。他自稱是一個親戚。願「上帝」祝福他，也許他會得到好處。願「上帝」祝福這班趨奉者！我從來不肯趨奉別人，現在更加不肯了，我不能夠這樣下賤。」

「默子，」威威科夫想道：「爲什麼不呢？我就會像看護照顧嬰孩似的服侍這樣的叔母！」

「唔，這樣談下去是枯燥的，」羅柏夫說，「喂，葛留希加！再拿一瓶香檳來。」

「不，不要了，我喝不下了，」派勒圖諾夫說。

「我也喝不下了，」威威科夫說，兩人都堅決的拒絕。

「那末，無論如何，您們總要答應我：將來到城中來看我。在六月八日，我要請當地的閒人喫一頓便飯。」

「曖喲！」派勒圖諾夫叫了出來。「處在這樣的境况……完全破產了，還差兩

客。」

「這是無法可想的，客是一定要請的。這是一筆債，」羅柏夫說，「這債要請過我了。」

「對他有什麼辦法呢？」派勒圖諾夫想。他沒有注意到：在俄羅斯，在莫斯科，以及許多別的城市內，就有無數這一種的聰明人。他們的經濟是一個謎。一個人看似喪失了所有的財產，負了一身的債。一錢也沒有了；然而他總要請客，別人以為這一定是最後的一次了，那些與他一起進餐的也以為到了第二天主人就要被解到牢監裏。十年過去了，他還是照舊一樣，負債得越發厲害，然而他重新請客。每個人都相信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請客；每個人都深信到了第二天主人就要被解到牢監去了。

羅柏夫大約是這些神祕的人物之一。祇有在俄羅斯，一個人才能夠這樣生存。雖然他一無所有，然而他款待客人而廣延賓客，甚至是藝術的鼓勵者，獎掖着各樣各樣到城裏來的藝術家，請他們寄宿在自己的寓所。如果有人到他城裏的寓

既探望一下，他就分不出那一個是主人。有一天，一個披着十字架的神甫在裏面主持祈禱式；第二天，幾個法國藝術家召開演奏會。有一次，有一個陌生人，——幾乎是屋裏每個人都不認識的陌生人，——挾了自己的文件進去，占據了幾個的客廳，把牠改成自己的辦公室；但是屋裏的人們一個也沒有因此面感或煩惱，好像把牠當作尋常的事情一般。有時候，全家的人們成幾天的沒有嘗到麵包；有時候，他們大請賓客，弄得最會喫的饕餮都感到滿足。其時，主人也顯得歡躍而活躍，有上了達官貴人的風采，也有了交好運者的態度。在他方面，固有非常淒慘的辰光，當時換了另一個人，不是懸樑自盡，也要開槍自殺了。但是他卻以教士的心情度了過去。——這一種心情與荒唐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身上起着奇妙的結合。——在這些淒慘的辰光，他會翻閱書籍，誦讀聖人烈士的言行。那些聖人烈士的靈魂鍛鍊得勝過不幸與痛苦。在這種時候，他的靈魂完全軟了下來，心腸變得柔弱了，眼眶滿盈着熱淚。接着，說起來怪希奇的，在這些時候，他往往會從一兩個地方得到意外的資助；或是幾個老朋友想起他而送錢給他；或是一個富翁



1111  
9.13

本書譯者的其他著譯：

對英戰時英語會話

英漢鑄情

修訂亂世佳人  
再版

一之叢譯著名  
靈魂死續

DEAD SOULS

---

著者：	果戈里	譯者：	之江	發行人：	之江	發行者：	成都西大街 譯者書店	經售者：	成都祠堂街 四達書局
-----	-----	-----	----	------	----	------	---------------	------	---------------

---

印翻禁・權版有

---

版初月八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1-5  
6.07056  
12

6